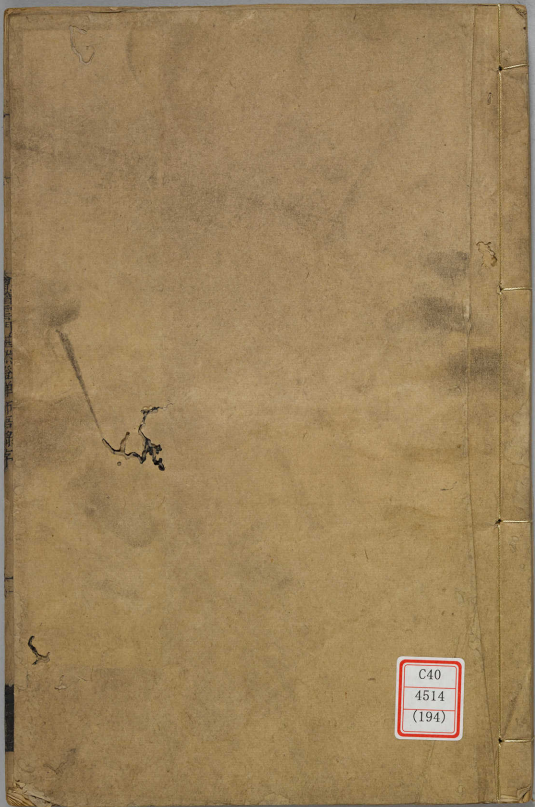




C40  
4514  
(194)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4514



B 64853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  
錄序

萬曆天啓時兩浙之間有  
湛然圓澄大和尚發大願  
起大慈握大機轉大用以



匡濟乎末流一語一嘿一  
動一靜凜若電掣霜威纖  
翳泯絕然而煦和春燁悅  
可衆心亦若鼓棹揚帆瀆  
渚等戲然而覆艇驅瀾咸

歸海岸數十年間不知幾  
千萬人皆令無餘涅槃而  
滅度之矣抑知其源乎按  
菩提達磨七傳青原思十  
一傳至洞山价權開五位

善接三根于是洞上一宗  
始盛行于世爲青原之第  
五世也九世傳梁山觀十  
二世傳芙蓉楷十六世傳  
雪竇鑑三十四世傳慈舟

念三十五世傳至雲門其  
勘驗之精明磨煉之微密  
若萃從來諸祖祕奧家法  
而運之指顧間者故智與  
行到行與智符也亦知其



時乎按石頭遷時當唐德  
宗貞元年藥山儼當文宗  
太和年雲巖晟當武宗會  
昌年而洞山价當大中之  
末至懿宗咸通年也雲居

膺當昭宗天復年同安丕  
同安志至梁山觀太陽玄  
乃當宋仁宗天聖年也投  
子青當神宗元豐年芙蓉  
楷當正和年丹霞淳當徽



宗宣和年長蘆了當宋高  
宗紹興年也若天童珏雪  
竇鑑天童淨石林秀青州  
辨太明寶玉山體雪巖滿  
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還

源遇拙才淳松庭嚴凝然  
改無方從月舟載大章書  
大千潤慈舟念至于雲門  
之時當

國朝神宗熹宗間洞山一

派亦如膏盡之燈矣和尚  
忽于明滅之際灼焉普炤  
頓令數百年陰昧一旦消  
除雖身沒之後至今猶愈  
明盛也抑知其源之正乎

按雲居膺至今雲門澄直  
從洞山正宗傳脈蓋以雙  
眼圓明之謂正傳也余敬  
慕之深且久矣茲有法嗣  
弟子寶壽大師廣會法



屬示以和尚語錄全藁編  
爲八卷請序于余嗚呼和  
尚之道言語之所莫宣知  
解之所莫測卽今所錄之  
陳言故事亦未足以見和

尚之萬一余亦安能指虛  
空作讚頌以仿佛之哉雖  
然虛空之體非言可詮而  
不拒余序言之也夫續佛  
慧命于末法之時開示一



金華寺藏板 龍溪程氏詩話 卷下 七  
切悟入佛之知見知見正  
而和尚之大願至矣是則  
一言一行永住世間卽爲  
應世之資卽爲究竟之地  
不然身逝聲沉未有不捨

正而趨邪者矣余嘗慨今  
之人心邪汙日甚幸有是  
錄爲真語爲實語爲如語  
爲不誑語爲不異語蓋實  
繇洞達源底不思議中流

出故能絕彼撫襲鉛華思  
惟識解之路也則所爲書  
上與諸祖並行于世陰禪  
皇圖光贊佛乘於聖教豈  
曰小補之哉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  
治尹南京太常寺卿前  
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  
事侍

經筵講尚寶司卿奉



命典試山西正主考持

節冊封

衡藩正使奉

勅提督福建學政布政司

叅議兼僉事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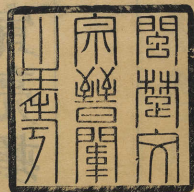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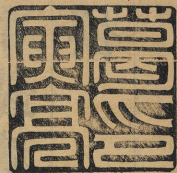
勅提督湖廣學政按察司

副使南京禮部祠祭司

郎中錢塘葛寅亮頓首

拜撰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目次

第一卷

上堂

第二卷

上堂

第三卷

提語

第四卷

小參

晚參

普說

茶話

第五卷

頌古

第六卷

問答

第七卷

請示

書問

佛事

第八卷

讚

記

銘

序

跋

疏

引

偈

詩



辭

歌

塔銘

行狀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明凡錄

吳興丁元公

編

山陰祁駿佳

上堂

萬曆甲寅二月吉日衆請師開法於雲門傳忠廣孝寺結制上堂拈帖子云有目皆見有耳皆聞公驗分明更無藏覆大衆未委仰煩維那對衆宣讀讀竟指座云這段因緣乃雲門老人一千年前斷不了的公案煩山僧與他結款及到此間已有須彌燈王如來

與大眾真實說了也。不可更要山僧納敗闕好。還會麼。如不會。莫謂山僧相瞞去也。陞座拈香云。這一瓣香。遇賤卽貴。逢彊卽弱。無明林裏栽來。煩惱場中湧出。特伸供養十方常住三寶本師釋迦牟尼萬德世尊。靈山會上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護法。天龍並仗此香。普同供養。惟冀一音圓演。隨類各聞。法雨普霑於沙界。慈雲廣布於大千。再拈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四域八荒。均霑化育。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萬歲。惟冀風以時。雨以時。人民感有道之君。巍巍乎。蕩蕩乎。在處樂無爲之化。再拈云。一生辛

苦。半世殷勤。撞着沒眼睛的老和尚。授我折脚鐺子。特爲拈出。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人天證據。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清涼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次伸供養雲棲堂上蓮池大和尚。用報授戒之恩。惟冀生生恒作度人師。世世常爲善導者。斂衣就坐云。香已拈了。若是佛法。不敢說個元字脚。何也不見經云。是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諸佛榜文證明。更敎說個甚麼。雖然如此。事無一向。今日結制之辰。不可杜口去也。山僧直以十方總作一個大伽藍。使一切人行住坐卧。盡在裏許。動靜云爲着。







梁生鍊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直如香象絕金鎖。若不  
如是何劫悟。

觀音示現日上堂。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初心易  
成就。實以聞中入。已過關者。各安本位。未過關者。新  
雲門與你發機。拍尺云。聞麼。諒非耳聾。決定是聞。既  
聞已。作麼生說。個入的道理。會麼。若也不會。山僧用  
老婆心引葛藤去也。經云。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  
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  
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  
現前。大衆看看。此是菩薩所說。爲什麼出山僧口。若

是山僧所說。爲什麼說是菩薩事。兄弟不得作山僧  
看。亦不得作菩薩看。各人貼向自己鼻尖上仔細體  
究。還推得到菩薩分上麼。還推得到山僧分上麼。正  
當恁麼時。說是山僧。却是菩薩。說是菩薩。却是山僧。  
說是山僧菩薩。與你料掉沒交涉。說是你與菩薩。山  
僧料掉沒交涉。若恁麼覷得破。觀世音菩薩卽今年  
今月今日。今時降生。亦卽於此時成道。放大光明。現  
大神變。轉大法輪。於一一手結無量寶印。一一口宣  
無量密咒。狀似湧泉。利益無量衆生。以正眼看來。猶  
是一場大夢。何況西禮白華。東朝普怛。一向推在他

人分上自己脚跟下一段光明蹉過不知若作如是見解菩薩豈在今日降生已於無量劫前減度了也拈拄杖云菩薩降生也見麼良久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上堂雲門扇子踔跳今日拈來好笑云何露柱懷胎生個兒子高叫大衆且道是何音響還有人知消息麼若無人知山僧代通去也作哇哇聲復云諸人若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欲更問如何驢年去也未了衆中還有問話的麼若有出來祇要打草驚蛇僧纔出師云真是一場業地捉拄杖下座

上堂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木上座未舉已前早是漏泄了也既舉已後也有爲人處不教人舉心動念牽眸側耳何也你若舉眼則瞎却汝眼側耳則塞却汝耳動念則塞斷汝意根這個木上座有如是英勇如是威光如是自在如是力用時有僧拈蒲團出外師云且喜若真正恁麼釋迦牟尼佛是諸人左右的奴達磨老臊胡是通事舍人三乘十二分教是破故紙一千七百則公案是着故破草鞋大衆適來有人聞恁麼舉已領出門外去也教山僧更說個什麼卽得還會麼若也未會不妨山僧



向十字街頭說書去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孩子錯指人路也不知。若是問山僧。借問佛法何處有。但向他道陶公嶺在面前存。

衆檀越請上堂。九十日春將過。光陰暗裏虛度。浮生何事忙忙。這個從來未悟。悟不悟且放過。老僧無半文。要稱敵國富。大衆且道憑何節目。敢爾大言。予知其間無有少法可得。時中不將元字脚誑諸人。尋常阿碌碌地。不顧人情。隨分去也。雖然。卽今城中善友。得得入山。豈可緘口不言。聊向古人方便門頭。權

引數言影響佛事去也。大衆。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佛法難聞。道場難入。你諸人旣已入山。四難已越。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中土難生。今已生。佛法難聞。今已聞。道場難入。今已入。旣出四難。越超常類。宜當自慶。更有一難。所謂生死。只這一事。無論在家出家。共是一椿無難得難的大事。因緣也。從上古人莫不繇此超出。以其具大智慧。大力量。擔當如是大事。頓然割恩愛。別家鄉。棄名利。息貪嗔。然後捨所難捨。忍所難忍。行所難行。故得證所難證。超出人天之上。故稱大勇猛世尊也。然這一着子。羣生等有。但不能如聖賢

用心故成差別。若能直下承當。心佛衆生。三皆平等。要見從上已來。曾甚麼人。恁麼來。不見龐居士。把百萬家財。沉向湘江。專心在道。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便禮拜。噫。老龐佛法爲重。把百萬家財。棄如弊帚。則其所問。不與萬法爲侶。宜其然矣。馬祖看孔着模。但道一口吸盡。可爲今古一人而已。以山僧公論。則老龐佛法有餘。世法不足。爭似此間衆友。入山供衆。非惟衆僧安心行道。其種福德於劫劫生生。乃至成佛。莫可窮盡。較他擲於無用江水。又何如耶。你諸

友。則世法有餘。佛法不足。何也。未能如老龐。這漢不與萬法爲侶。若能直下自信。我也許你吸盡西江去。若未得如是。且把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的話頭。頓在面前。朝暮提持。倘得一念回光。必然與老龐把手。千古之上。如不相委。不免葛藤。自收去也。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春夏秋冬。四季分爾。今一分往前過禪和日用事。如何。今日不了。何劫悟大衆。纔說進堂。又是兩月矣。若已透關。不在限內。如未透關的。也須着些精彩。始得。不可只麼度時。便當參禪也。蓋此事不屬文言。



不因工夫在活路上觸着磕着自己曠劫事乃名了  
事昔者藥山叅石頭問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庵知  
但祖師西來意不明乞和尚開示頭曰恁麼不得不  
恁麼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契往問馬祖祖  
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  
道伊揚眉瞬目的是有時道伊揚眉瞬目的不是山  
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汝是個什麼道理便恁麼山  
曰我在石頭處大似蚊子上鐵牛直得無下口處祖  
曰汝會也兄弟他既稱三乘十二分教能知到這裏  
無下口處豈言語道理可到也又一日石上打坐石

頭問曰子在此作麼山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則閑  
坐耶山曰閑坐卽爲也兄弟旣云閑坐卽爲豈是工  
夫所到耶爾今兄弟不能悟道病多在此或有不信  
用工祇向冊子上記些閑言刺語抵對得入便謂了  
事不知正是所知障或有不信直下領會一着子執  
住工夫終日死堆堆地古人目爲黑山鬼窟或有不  
信直下休歇定謂有悟日久成狂或有不信有悟將  
個現前無明身心認爲自己終世疑惑或有身雖入  
堂而心在世緣或有隨爾上下而無一心叅扣如是  
等皆名邪見若是真正叅禪的定不向這裏安身將

個本叅話頭頓在面前。久久緣熟。自然開悟。切不得於自心中起閑伎倆。塞却悟門。所以德山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俱爲幻色。但有毫端許言及本末者。皆爲自欺也。兄弟。見山僧恁麼舉揚。不可便謂了事人也。若能迴光返照。則我不汝欺。若謂我已悟道。則汝失却一隻眼。大衆。山僧到此。弄鬼眼睛。且不悟道。諸方目爲折脚法師。上講堂。我謂女梨園搬貞節記。這個正是抱賊自首也。良久。捉拄杖卓三下云。未明有說。皆成謗。明了無言。亦不容下座。

雲門廣孝。寺秋日結制上堂。縱橫全在我。殺活豈容他。秋到梧桐落。春來樹樹花。若能圓會得。何必問周遮。所以古人。或時現獅子王哮吼。直得百怪千妖無地潛藏。或時弄野狐精伎倆。任他四聖六凡各稱奇特。雖然如是。不可被拄杖子瞞却。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有如是奇特。大衆。且道拄杖子。奇特在什麼處。不見道。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着語。你諸人。還知落處麼。時有僧出。師卽打云。你欠伶俐。僧無語。復云。凡所聽法。當審來歷。向你道不



得轉機不得着語。你欲呈開伎倆耶。今時人見恁麼舉。便豎一指。或喝一聲。或禮一拜。或拂袖出衆。謂之不落圈套了也。何故見山僧恁麼舉。你便弄開伎倆。尋常聞鴉鳴鵲噪時。爲什麼不豎指禮拜。只如你豎指禮拜。還當得生死邊事麼。若當得我許你都是。如當不得。且莫掠虛也。須仔細看看。

上堂。十方坐斷。凡聖不通。把住要津。千差路絕。直得孤迥迥。峭危危。壁立萬仞。全身擔荷。有如是氣岸。具如是伎倆。然後可以氣吞佛祖。白眼諸方。作個了事人也。若不得恁麼地。也不得草草。當自知時節。昔者

德山老人嘗云。般若有相無相。惟我知焉。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尙不得成佛。南方一類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搜其窠穴。絕其狐種。報佛深恩。繇是擔疏出蜀。路逢婆子。買點心。婆問曰。擔上什麼文字。答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答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若道得。施與點心。若道不得。且請別買。曰。但問婆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上座點那個心。德山不知所答。這漢蜀中開海一般大口。只消一個婆子。死去十分了也。指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於法堂上燒疏。

云窮諸玄辯似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於巨海。休休。自後盤結草菴。呵佛罵祖。今時兄弟見恁麼簡易。便不肯做功夫。祇向古人建化門頭。東窺西看。學一兩句活語。便欲罷叅也。曾不知德山在蜀中。便云般若有相無相。惟我知焉。其用功亦多多矣。及到龍潭得悟。始知從前所學。如一毫一滴。今日之悟。如太虛滄海。始酬他一生所學。兄弟。你們都稱悟道。能如德山一生所學。混入靈源。如太虛滄海也。未能如他這樣坐得斷也。未二六時中。真得恁麼相應也未。宗教融通無礙也。未若不得如此。切不得自棄。

我多見兄弟行動之間。都稱無礙。纔坐起來。便昏沉了也。魔王佔舍了也。只個昏沉。尙然如此。何況臨命終時。五陰將離。四大分散。要敵他生死也。大難大難。兄弟。還肯山僧恁麼舉麼。若也不肯。拄杖子爲你截斷去也。拈拄杖云。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良久云。這個笑具。世尊於二千年前。曾恁麼來。當時靈山聖流。尙似依稀。幸有文殊老人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大衆。且如世尊陞座。你諸人也陞座。世尊默然。你諸人也默然。於中還有法王法。



也無具通方眼的看看。切不得推在世尊分上。文殊老人分明道出你諸人跌坐默然處。一着子道理。自是你諸人不曾。一向推在聖賢分上了。若真實如你諸人見處。則使他諸佛坐也坐不得。卧也卧不得。行也行不得。住也住不得。何也。蓋爲你諸人作佛法商量。致使他無容身處也。山僧到此。無可分訴。聊伸一偈。布施大衆去也。行住坐卧。本尋常。何必將心起較量。爭似扁舟垂釣客。蕭然一曲在滄浪。

上堂。幾遊城廓。幾歸山。酷熱猶知行路難。寄語林泉無事客。衣單下事莫顛顛。默默深究。重重細參。直待

冷灰荳爆。方可隨處安閒。山僧自愧。道乏聖賢。未能脫然入纏。無累。爭似你諸人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全身放下。滿擔承當。湛湛澄澄。凝然一片。似超山僧一百萬倍也。未審你諸人還有這利益也無。曾到遮個境界也無。兄弟。且道這個境界。當時有什麼人。恁麼舉。不見洞山解制云。秋初夏末。兄弟家。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衆無對者。有過劉陽。遇石霜。混跡茶坊。問云。什麼處來。答曰。洞山來。曰。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山云。劉陽有古佛。

汝等應知。山僧扭轉機關。向你諸人道。直教不出門。亦是草。你諸人還有縑素得出。分辨清濁的麼。若有定得。雖然不出娑婆界。管取全身入帝鄉。

上堂。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桃符艾虎。滿頭插。雄黃菖蒲。和酒吟。酩酊不知歲月移。千妖百怪。皆驅殺。誰管他魔來佛來。一齊都按着。大衆。何故如此。不見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知殺的道理麼。趁此良辰。以艾葉爲旗。以菖蒲爲劍。以猛利心。挺英雄膽。不管他是耶非耶。得耶失耶。聖耶凡耶。佛耶魔耶。乃至貪嗔癡所構世出世間一切諸煩惱賊。

提起一刀兩段。直得淨裸裸。光燦燦。圓陀陀。活潑潑。作一個世出世間無好得好的大丈夫也。兄弟。還有這個人。真得恁麼地麼。若不得恁麼。山僧有個護身符。相送大衆去也。拈拄杖云。看看。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問答次。復舉昔者西天大耳三藏。自稱得他心通。肅宗詔南陽忠國師驗之。問曰。說汝得他心通。是否。答曰。是。國師良久。問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看弄獼猴。良久。又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往渭河看競渡。良久。又問。汝道卽今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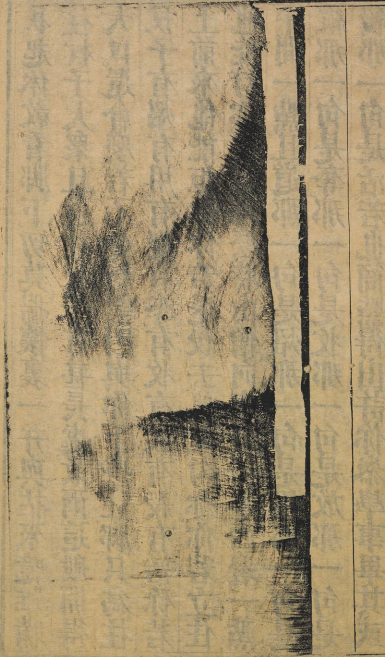


什麼處藏箇措國師叱曰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諸方皆謂前二度是他受用身三藏得見後一度是自受用身三藏不見惟山僧見處不然且如國師向渭河看競渡是國師不是國師還有會得的麼若也會得拄杖子爲你證明若也不會三十棒自領出去何故如此不見道相罵饒你接嘴吐瀝饒你潑水上堂集衆良久乃曰從來不恁麼如今始恁麼已被世尊先道破了不可更要撒尿撒尿汗汝諸兄弟心因所以不煩維那白槌也天炎珍重下座

上堂南山驚鼻蛇雲門拄杖子長慶解推倒玄沙却

扶起休教看脚下切莫揣懷裏一并與拈來噫難瞞拄杖子大衆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敢爾這般開得大口還會麼若不會新雲門與你下些註脚只爲拄杖子有焰有用有縱有奪有收有放有殺有活你若上前來他能拒你你若退後去他能勾你你若立住他能打你正當恁麼時山僧向東邊一點西邊一點中間一點且道那一句是焰那一句是用那一句是縱那一句是奪那一句是收那一句是放那一句是殺那一句是活若也簡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閑言及利語緘口最爲強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明凡錄

吳興丁元公

山陰祁駿佳編

上堂

萬曆乙卯年五月十一日衆請師開法於徑山萬壽禪寺上堂拈帖子云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雖則公驗分明人天衆前不可瞞昧仰煩維那爲我拈出看宣疏畢乃云這段因緣幸有黃面瞿曇先我一着與諸人轉根本法輪了也更教山僧陞曲承木弄鬼



眼睛說個甚麼。雖然國無二主也。少他做個通事舍人。不得攬衣登座。拈香云。指天指地。天似掘地。討天目。顧四方。無乃挖瘡好肉。今日拈來。端爲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如來萬德世尊。又拈云。成雲成蓋。爲瑞爲祥。仁慈遠被於八方。道德廣播於四海。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又拈云。正偏挾帶。搞唱同時。父子相逢。君臣道合。端爲供養。

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北京大覺堂上清涼大師。聊酬法乳之恩。又拈云。止持作犯。定共道共。明如日月。

皎若氷霜。端爲供養。

雲棲堂上蓮池大師。用報受戒之恩。斂衣就座云。香已拈了。佛法則不敢舉揚。何也。你諸人一段光明。亘古不昧。不可平地撒尿。雖然如此。旣爲衆兄弟所邀。不可杜口。略舉題目。以爲影響。且道如何。是題目。今日豈不爲結制上堂耶。然諸方結制。皆四月十五日。爲定規。新徑山這裏。以五月十一日爲准的。雖然遲早不同。要且得旨爲准。譬如行船。早發遲發不同。到岸同也。大衆要知到岸消息麼。不見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

便成十力。若向這裏自會得意。自然超三世。成十力。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既平等已。直以十方微塵刹土。總是一個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聖凡。解脫不解脫。輪迴不輪迴。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用心處麼。有你計較處麼。咄。其間有個漢出來道。新長老。今日請你舉揚宗乘緣何。引經據論。廣布葛藤。是何心耶。山僧到這裏。無言可對。只得聊借古人行徑。以圖塞口。祇如先徑山舉竹篋子云。這個不得喚作竹篋子。不得不喚作

竹篋子。喚作竹篋子。則觸。不喚作竹篋子。則背。山僧效顰舉拂子云。這個不得喚作拂子。不得不喚作拂子。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着語。中間有一句。是山僧的。有一句。是諸人的。有一句。山僧的。即是諸人的。有一句。諸人的。即是山僧的。也有主。也有賓。也有炤。也有用。衆中還有分辨得出的麼。有一僧拂袖出去。有一僧云。請和尚下座。師云。適來自起。而今自倒。

僧月泉請上堂。昨日雨。今日晴。都緣時分不相應。虚空本是無增減。何故時人起愛憎。須領略。莫嗟申。人



人眼在眉毛下鼻孔從來搭上唇衆中兄弟還有直下頓領的麼若無徑山不妨打葛藤去也經云欲於一切法度至彼岸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世間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若天若人阿素落等皆應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守護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精進修行無障無礙而不知般若何法而讚嘆如此蓋般若者智慧也假如財帛是同用處有異造世出世間無邊惡業也是財帛成就世出世間無盡功德也是財帛惟智慧善知出要用處有宜豈不爲最上之功德只如諸方師德見徒弟略有英俊之

資關門養八哥一般不許出門何也恐其去則不返不親於我又恐學業勝我日見輕慢故也惟我月泉師則不然爲伊徒特特修供供養大衆其存心欲弟子超凡人聖可謂賢師矣較彼諸方不啻天淵乎大衆弟子學般若師尙修供何天龍之不擁護耶山僧直見其一身作無量身一食爲無量食徧供十方各極佛刹微塵數諸佛菩薩賢聖以及天龍八部人及非人並爲饒益可謂施者受者各獲其福矣但愧山僧不會說法報恩記得古人現成話柄舉似大衆證明良久曰細切嶺頭雲薄剎潭底月將取無底碗滿

盤堆頂出。取則不可。取喫則從君喫。高聲召大眾云。莫謂山僧將常住物當人情好。

上堂。維那白槌師一喝。乃云。大眾會麼。若也會得。省煩許多。嘮叨。若也不會。徑山與你解說。適來木上座。以音聲輪與諸人轉圓滿。修多羅。一。修多羅。有無量修多羅。以爲眷屬。一。眷屬中具無量法門。一。法門具無量差別。一。差別中逗無量根機。所謂上中下。於中深愛法者。不與多說。不愛法者。不與少說。平等逗會。各各滿足。作如是無量無邊佛事。已被山僧一喝。直下影跡不存。於中還有纖毫可得麼。釋迦

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彼以一人例多人。我以多人例一衆。卽如適來維那白槌。是聲透入各各耳根。皆繇三緣和合。乃有。所謂緣人緣槌緣鐘。山僧一喝。三緣已散。正當恁麼時。還有世界可得麼。還有根身可得麼。有則把將來看。時有二僧出。一將布單作圓相。擎兩手。一從西過東。師云。兄弟。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也。出言須會旨。勿自立規矩。只如山僧一喝。聲慮全消。能聞所聞皆不可得。還有你弄伎倆處麼。還有你着計較處麼。有則再用些神通。若無。各將本叅話頭。頓在面前。行也如是。叅坐也如



是叅乃至迎賓待客。屙屎放尿緊緊扣住。直得心無間斷。始名得力處。話頭脫落處。頗似到家。猶欠因。地一聲。如擔子斷。直得恁麼地方。有話會分在。

上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饒不承不滯。正好落在第二。且道憑何節目。恁麼舉不見昔者。石霜棄世。衆中欲推首座爲住持。侍者九峰云。未可。待某甲勘過。始得。若會得先師意。然後乃可。座云。先師有什麼意。峰云。先師道。一念萬年去。古廟香鑪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又爭得。座云。若老僧不會先師意。則香烟起。

處去不得。繇是脫然坐去。峰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繇是諸方承虛接響。遍遍相傳。皆謂首座未會先師意。以徑山簡點將來。却是九峰未會先師意。何也。置枯木堂。做死工夫。豈不是石霜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豈不是洞下宗。見首座恁麼道。便謂不會先師意。尋常鴉鳴鵲噪。豈不是聲。何不也。恁麼道。首座見他不會。便乃盡令而行。正恁麼時。還是一色耶。非一色耶。縱饒九峰渾身是眼。鑑不及滿身是口。辯不得。九峰強作主宰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當時雖然自得便宜。爭奈五

年之後有個徑山長老冷眼難瞞。與他雪屈大衆。且道作麼生是雪屈處。是他古人一賓一主共作一番廣大佛事了也。你諸人徒向舌頭底下覓是非。分得失。便覺遠矣。只如山僧如是。理論亦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諸人徒勞出出入入。欲覓臘月扇子。縱覓得。又堪作何用。大衆。山僧如是批判。你等還甘麼。若也不甘。且將個本叅話頭。頓在面前。有日悟去也。未可知。山僧自愧。不能談禪。記得古人兩句現成言句。舉似大衆去也。良久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下座。

上堂。維那白槌竟。雪庭出衆禮拜起。欲問師曰。大衆珍重。下座。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是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所以古人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鑒頻伸。曲爲中下。古人爲中下。展其所悟。權設機宜。繇是門人各師其說。承習規矩。故有五家之派別。統其所要。莫不皆指人人自性爲急務也。故凡有舉揚設施。皆不壞其源流。如百丈因馬祖一喝。三日耳聾。黃檗纔聞。卽時吐舌。如是大機挺直無諱。故臨濟纔問佛法大意。便與六十痛棒。待伊自知痛。



痒以此徑庭之機人多濫擬復設四料揀四賓主三玄七事用防邪謬大瀉從百丈撥火開悟仰山聞落井明心繇是父子相投機關互用以九十七圓相分作六門百丈示衆云六句外會取三句中用得所以臨濟唱三玄瀉仰演六義共成百丈之一家矣石頭叅同契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所以雲門推而廣之義唱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法眼承一言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箭相拄毫不爽也是伊創立共有源流非如今時亂統一無准據奈雲門尊貴語不虛發法眼徑庭機不亂施瀉仰嚴

密難構語脈是以竟絕其後臨濟以棒喝家風間有濫接非惟師家莽鹵抑且學者增嘆其間七事三玄賓主料揀絕不明了可痛惜哉石頭又云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明暗各相對比如知前後步而我洞山老人承習其言以明暗表於正偏以君臣辯於體用以事理配於父子不承言不滯句不傷鋒不犯手以金針玉線家風於賓主盤桓之際有理可則有事可憑辨邪正揀混濫故諸方所尊門庭施設以此權接內要且祇明今時挾帶邊事據其正要以父母未生前事爲緊務耳所以道夜

半正明。天曉不露。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大衆祇如父母未生前。還有事理體用麼。還有得失是非麼。還有彼此問答麼。還有聖凡生死麼。所以欲承習其宗者。如是一切二邊之法。所謂得失是非聖凡事理生死涅槃迷悟取捨。一切斬斷。如提利劍。斬一握絲相似。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自然孤迥迥。峭巍巍。坐斷聖凡。報化路絕。故老人三十年住洞山。土地神不得一見。豈非真得恁麼地也。觀其承接授受。亦無他旨。昔者雲居膺在洞山後室住。每日隨堂粥飯。忽數日不赴。洞山詰之。膺曰。自有天神送供來。洞山怒責曰。

將爲汝是個人。猶作這個去。就耶膺卽懇求肯決。洞山曰。汝當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去。彼路自絕。於是天神不至。兄弟諸方只說參禪。徑山明明舉似。如青天白日。更無藏諱。未審兄弟家真得恁麼地也。無若真得恁麼地時。掉臂度時。更有何事。若未得恁麼相應時。且將本參頓在面前。他時後日。有人悟去也。未知除此之外。徑山一無所識。

中秋上堂。吾心比秋月。秋月有圓缺。世間無比倫。教我如何說。噫。寒山老人云。是文殊化身。何以口門窄。說不出。徑山不敢與古人爭衡。也要效顰說兩句。伽



陀吾心非秋月。秋月有盈缺。萬物有無常。這個不生滅。大衆會麼。若也會得。不消徑山更說勞叨。若也不會。不妨徑山牽藤引蔓。從頭說起。自今日始逆數去。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前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前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如是乃至。威音王那畔空劫已前。有八月十五日。皆不異這個。復以今年爲始。來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後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後後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順數乃至千佛出世。未來無量劫。所有八月十五日。皆不外這個。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上至諸佛。下

至含靈。求一毫差別了不可得。兄弟衆中。若有承當的。須要辯清濁。識好惡。凡所出言。必須絕滲絕漏。若一毫不盡。則未免後人簡點。且道如何簡點。不見東坡居士訪佛印元禪師於金山。先日以書約曰。當學趙州故事。次日往叩。元公出門迎之。居士曰。昨以約之。何以還作這個去就。元公答以詩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當時諸方共美。今日徑山簡點將來。不無滲漏。何也。若云沙界一禪床。則居士未出房門。已踏碎元長老觸髅了也。何故到他跟前。被念一遍陀羅尼。

瞞過了也。山僧當時若見恁麼舉。把個漢拋在楊子江裏。何故如此。且道。這個是禪床。不是禪床。下座。萬曆乙卯年閏八月二十五日。衆請師開法於嘉興福城東塔寺。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功高二儀。價重五天。賣者於十字街頭。高聲大喚。不遇一人。買者踏遍天涯。難得其樣。山僧今日於人天衆前。拈出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又拈云。同天地之蓋載。等日月之炤臨。秉四海之威權。均萬姓之賞罰。端爲祝讚。當今皇帝。又拈云。學博古今。洞纖悉以無疑。曾懸寶鑑。察是非而不惑。端爲嘉興府主洎及兩縣尊官。惟

冀福壽尊祿增進。村落誦五禪之仁。朝堂受僭寇之請。又拈云。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受靈山之付囑。爲四衆之金湯。端爲現前檀越姚岳李黃等一班信官。成鍾等一班居士。惟冀生生爲菩薩友。世世作如來使。就座云。香已拈了。若是佛法。山僧口門窄。說不出。如論真實。這一着子。你諸人脚根下。這段光明。炤天炤地。亘古亘今。現前具足。不借他人。所謂萬象不能掩其輝。三光不能並其耀。若欲省易會去。向山僧未渡江時。會得。猶名鈍置。若待山僧鼓兩片唇皮。擬欲領略。早是差了也。雖然。須知佛法有時節。因緣大衆。且



道作麼是時節因緣豈非今日是坐禪結制之時若是上上根人以法界爲大伽藍以刹那際三昧融之無三世性如此則過去無量劫非結未來無量劫非解現在二六時無住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無佛道可成無三塗可墮巍巍乎蕩蕩乎直下是個自性天真佛法爾如是不假強爲略着思惟卽已不是故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兄弟家還得恁麼地麼未得恁麼地且依如來三期結制以上中下限其身心所言結者結其同道之友同期出生死同願成佛道志同趣同爲友若志趣不同者非所結

也制者制自身心直教灑落落地寬廓廓地靜悄悄地冷水冰地以百日爲期不爲世法所牽不爲名利所奪不爲家懷所繫不爲是非所間真得恁麼自然虛而靈寂而妙亦爲大丈夫能事了畢也若也未能如是且將個本叅話頭頓在目前直下壁立萬仞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不教斯須差錯自然有日妙悟兄弟且道如何是你本叅話頭你等豈不爲生死出家耶爲生死坐禪耶旣爲生死生死不明何暇別尋道理求玄覓妙何不把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直下決去只如父母未生前本來不曾有此身敗壞後復

是何物。前後既無此身。豈不同於水上之幻泡也。既同幻泡。體本無常。何可定執。若向這裏明得。何差別而不了。何生死而不出。若真正得恁麼地。則知山僧適來許多嘮叨。大似惡水潑汗人心田。扯下地去。痛與一頓爭怪得他。雖然恁麼。也遲了一着。若要直截會。讓拂子有大神用。他却無許多伎倆。以其無伎倆。故却能坐斷一切人舌頭。還肯麼。若也不肯。且向堂中默默簡點看。下座。

上堂。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汾陽老人真爲臨濟直下。

兒孫出語尖新。超今越古。後來有尊宿將三玄三要逐句解說。所謂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今日以東塔長老看來。此解非惟埋沒祖宗。抑且賺誤後學。何也不見百丈云。六句內會取三句外用得。若一句作一句說。長老自墮地獄。不干學人事。若三句作一句說。學人自墮地獄。不干長老事。如此則汾陽真得古意也。耶。驀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是人天有句。若不喚作拄杖。是聲聞無句。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是菩薩中道句。若如是逐句指點。則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然拄杖子還向你諸人道也。無。以其無恁麼道。穿過你。



諸人觸體透入你諸人眼睛。你諸人各各起一種知見。作一種見解。如此則何止三句。乃至千句萬句。圓應自在。一念具足也。拈起云。看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良可悲夫。大衆見色聞聲。了然不昧。何謂不知。還會麼。然聖人說無定方。勢難取信。何也。如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與此極同。深哀其不知日用也。將何以明之。山僧今日且作鹽鐵判官。還以書判之。若日用麤淺之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以性真微細之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若恁麼做個教學先生的奴也。

還欠三分。安敢人前稱長老。豈祖師意旨。祇如是乎。兄弟意旨有異乎。是有不異乎。是知見是同。受用是別。只如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往。聖賢了了。知其落處。汝等忒然。不知所向。若知得二字落處。便與聖賢不異。若也不知焉。得不名愚癡百姓乎。澄長老無可說。今日是重陽節。大家往烟雨樓登高望秋色。此猶是小知見。且道作麼是大知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上堂。俱胝和尚一指禪。三十年來用不殘。自謂天龍相授與。看來冷眼總顛顛。大衆且道何故如此。驀豎

指云。祇這個指頭。盡十方世界有情之類。阿那個無有。而云。從天龍和尚得之。此可信耶。不可信耶。且天龍俱胝同在一時。或有秘授。爾今去彼一千餘年。只如諸人指頭。各具足從阿誰得。所以肇法師云。昔物自在昔。不因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因昔以至今。不因今以至昔。自知今物之不往。不因昔以至今。自知昔物之不來。不來不往。故知物各住一際。大好言語。惜人之不盡解也。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如此。則三世諸佛。乃至天龍俱胝。以及你諸人。同一鼻孔出氣。一舌根談論。人人頭

頂是天。腳踏是地。熱則普天下熱。寒則普天下寒。平等具足。阿誰欠少。而欲起心動念。求理捨事。作二邊見。是豈智人所爲也。雖然。只如父母未生前。這個指頭落在什麼處。此身敗壞後。這個指頭又何處有。未過關者。也不得草草放過好。餘句不錄。

上堂。今朝又是十月半。不識流年暗裏換。脚跟下事未能明。只恐閻羅把飯算。欲透生死。除是鐵漢。挺起脊。莫放伊咬定牙關。誓與斷大衆。要明這個。須看他從上榜樣。且道有何憑據。不見世尊初生時。便乃隻手指天。隻手指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



下惟我獨尊。兄弟是他大人分上具大氣岸。與衆不同。今日山僧分作三等相見。若上等的。向世尊未生前會得。猶較些子。中等的。向世尊當生之時便乃領得。亦是好漢下等的。且把本叅頓在面前。有日悟去也未知。餘句不錄。

上堂。今朝十月十七。錯認彌陀誕辰。若能將錯就錯。諸佛時時降生。豎拂子。召大衆云。諸佛降生也。還會麼。會即便會。莫落意地。擬議思量。卽已不是。擊禪床云。還聞麼。聞即便聞。非是休分。直下領略。磕碎毘盧。大衆若向山僧二轉語明得。則山僧辜負諸兄弟不

少。若也不明。則諸兄弟辜負山僧也多。還有不辜負者麼。要得不辜負。須看他古德。始得現成受用也。昔華嚴隆從石門遊。後嗣廣慧。或問曰。和尚隨石門。爲什麼却嗣廣慧。答曰。我聞他橈子詩。所以便肯他。曰。橈子詩若何。乞爲我舉。答曰。我當時行脚到彼。和尚令我剃頭。我時擎橈子至。和尚曰。道者。我有橈子詩。你爲我和我。曰。願聞。和尚曰。放下便安穩。我時深肯他。是以嗣他。大衆祇個放下便安穩。三歲孩子也解得。及其至也。八十歲老人行不得。且道作麼生是行得的時節。如有擔千百斤擔子。已經千萬里路。一念

放下。其間無有用心。亦非計較。自然慶快平生。若是如今兄弟間。怎麼舉便欲用心。遏捺怒眼。撐睛喚作放下。所謂將心用心。豈非大錯。兄弟山僧不會說法。祇記得古人現成偈。舉似也。撮得髻根牢。便休。何須一日三梳頭。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搭紅粉也風流。下座。

上堂。朔風凜凜。正隆冬。葉落園林。露本容凋。盡繁柯。真實在。何必殷勤問王翁。物理循復。枯必然榮。目下雖然窮徹骨。來年依舊笑春風。大眾。你們若作冬景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未快山僧。

意。且道何故如此。蓋這一着子。亘今亘古。非去非來。饒他四序循環。這個曾無變易。你諸人現前日用。現成具足。所以山僧不敢將個佛法二字。穢你心田。你諸人還肯山僧怎麼舉揚麼。若也不肯。你須自看。要見利害在什麼處。爲復山僧舉揚不當耶。爲復你自己未會耶。若是山僧舉揚不當。諸方自有具眼者。簡點。若是你自己未會。必須微細勘驗。始得。祇如這一着子。我今爲甚麼不明。爲是昏沉所奪耶。爲是妄想所間耶。爲是求玄覓妙。而向外馳求耶。爲是不信自己。而別求成佛耶。如是等無量因緣。時時簡覺。簡到



無可簡處。驀忽回頭。便同本得。始知從前不曾移易。一絲毫。祇是自迷也。昔者靈雲和尚於深山中默究三十年。忽然大悟。乃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番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兄弟將謂古人有多少奇特。原來無多子。祇說個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下座。

阿彌陀佛。誕辰上堂。淨土周沙界。云何獨指西。但能從此入。觸處是菩提。豎拂子。召大眾云。見麼。阿彌陀佛。在山僧拂子頭上。示現降生也。於世自在。王如來前。發四十八種大願。一一願中。必云十方世界。若有

衆生。聞我名號。乃至蠢動含靈。不生我國。誓不成佛。繇是卽於此拂子頭上。示現成道。坐金剛寶華王座。放頂上肉髻光明。炤無邊佛刹。極微塵數世界。復於光中。現無數化佛。及化菩薩。異口同音。說不二圓滿修多羅。一一修多羅。有無量差別。乃至或說四諦。或說十二因緣。或說六度萬行。或現神通。或入三昧。作如是等無量無邊佛事。已師喝一喝云。被山僧一喝。渾如夢覺。直下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色空明暗。事事仍舊。且道阿彌陀佛在什麼處。莫是山僧誑唬人麼。莫是你自己不會麼。且莫草草。也要着些筋力。然後

不被諸方所瞞。餘句不錄。

上堂。雲門舊公案。山僧重與斷。要識一千文。兩個五百貫。雖然公案現成。也不得丟在無事甲裏。須知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始得不負已宗。若不如是。盡是墮身死漢。還會麼。若也不會。山僧有個三玄三要句。布施大衆去也。良久云。玄沙謝三郎。元是釣魚漢。

天啓癸亥十月。衆請師開法於會稽雲門顯聖禪寺。上堂拈香畢。乃云。放下貪嗔癡。露出本來事。修學戒定慧。埋沒天真佛。所以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

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不會解說。還依古人說。頌。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看他一經一頌。不曾加減半個字。極是現成。爲甚麼不解。蓋繇這一着子。無你着力處。無你安排處。無你用功處。無你計較處。故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既不許思量。有甚麼不是。爾今諸方例云。定要坐禪用功。定要起疑參究。如斯等類。皆名顛倒。隨語生解。有甚麼了日。若是真正道流。不教你經典上留心。不教你昏散上着脚。但教冷水冰地。一切是



非思量恩愛名利攀緣。一齊放下。亦不住定。亦不散亂。亦不厭凡。亦不忻聖。除了着衣喫飯。阿屎放尿。若加一毫伎倆。總名魔業。兄弟老僧不甚解道。但以小知見。記得古人現成話。舉似大眾。若是上根之人。見鞭影便行。若是中下之根。直饒說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徒惆悵。下座。

上堂。舉拂子。召大眾云。會麼。阿彌陀佛。在山僧拂子頭上。現普覆法界身。放大光明網。發四十八種大願。舒金色毘羅綿手。接引衆生。同歸淨土。重舉拂子云。汝等還見麼。諒有眼的。定見不是盲的。雖然。見則定。

見。但是普覆法界身。未必是個拂子。若喚作拂子。則不見矣。且道有何憑據。不見經云。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且一毫兩目。已佔許多世界。你諸人各各都在阿彌陀佛眼睛裏。阿彌陀佛普覆法界身。穿入你諸人眼睛內。彼非縮大入小。此非張小合大。一人如是。多人亦然。重重涉入。小大該羅。此實法爾如是。非是強言。因甚麼拈來。諸人面前。皆云不會。喝一喝云。爾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香爐几案色色現前。且道阿彌陀佛在什麼處。良久云。雪裏鷺鷥飛。始見柳藏鶯鷓語方知。

上堂師纔就坐忽聞雞鳴乃云呀金雞上座先爲汝等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討什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揮一尺云這個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舉拂子云這個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便下座

上堂老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魯參合堂大衆皆笑殺這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這一竅大衆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下座

上堂天際日出月沒檻前山深水寒光景分明說破無有半字相瞞大衆常不輕菩薩來也且道向你諸人道個什麼他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雖然巧妙還未道盡山僧則不然改換一字直言汝等皆已成佛到此田地當不因山僧鼓臭舌頭皮而便歡喜何以故是你諸人自己的歡喜甚麼亦不因不得而生憂惱何以故曠劫不曾失却憂惱甚麼諸人若也不會還有末後句舉似大衆拈拄杖云徒見六龍爭鬪舞豈知丹鳳入青霄下座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明凡錄

吳興丁元公

編

山陰祁駿佳

提語

提楞嚴經

把住也黃金失色放開也瓦礫生光釋迦老子無端  
被你諸人勘破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却  
是饅頭你諸兄弟若也不會老僧禮你三拜若也會  
得我有三十棒領出門外自打爲甚如此正令欲行

明賞罰龍蛇場內決輸贏

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起拂子云雲門大  
師來也還見麼見卽便見不得回頭轉腦揮一尺云  
還聞麼聞卽便聞不得停思卜度良久云會麼若會  
出來與老僧相見若不會則老僧當面瞞諸人去也  
正月又過今二月衲衣下事猶未瞥杜鵑忽向上林  
啼一聲兩聲都漏泄不漏泄踏着秤鎚硬似鍊靈利  
衲僧不消老僧一捏捏不捏放一着向第二門頭慢  
慢與你解說

宿雨連綿落不休途人若個不懷愁老僧室內無閑

慮只看韶陽六不收召大衆云且道韶陽老人道個  
六不收的意落在甚麼處莫是一六俱忘麼莫是六  
合不收麼莫是無事生事閑言刺語麼咄且莫錯會  
好須知玄關一路千聖不傳直須自己悟去方始欺  
君不得

昨夜雨霽烹打倒蒲桃棚諸行人力撐的撐拄的拄  
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召大衆云此圓通訥  
和尚示衆語當時咸謂其說平實頭禪因此舉時大  
衆改觀山僧效顰也有一偈舉似大衆昨夜雨丘兵  
雷轟天地鳴幸無虧心事所以不喫驚不敢望你改



觀只要應個時節。且道應時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未過驚蟄一聲雷。四十九日雪花飛。可憐蛇蟲窮性命。不知幾個受災危。

佛手驢脚生緣。對衆舉猶未全。石女呵呵大笑。北斗却向南看。召大衆云。黃龍和尚在山僧拂子頭上坐。寶華王座喜動于顏。乃云。此三關語。老僧三十年勘驗學者。未有可意。經今一千餘年。無人舉着。你見個什麼。敢爾相舉。山僧對云。只曉得頭頂是天脚踏是地。日間三頓飯。夜來一覺眠。中間不曉得什麼。這老漢見我怎麼抵對。慙懣而退。兄弟還有分得失的麼。

如有不妨伶俐。如無也不得放過。

今朝過了有明日。明朝又有明日在。自從曠劫被他瞞。直下頓明始痛快。不痛快不可央。庠作麼休。須怕閻王算飯債。

熏風時至解寒襟。滑滑山禽啼上林。好個圓通消息。至只是時人不解聽。

山僧不會說法。只好應個時節。無端抹過那頭。一切聖賢都殺。曾記得擎义和尚無多言句。時中只持一條木义道。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一日被人藏過。便以雙手托空。張口囧地。這老漢將謂多少。

奇特元來離却父子便伎倆已盡山僧卽不然借得  
人一把拂子東拈西弄今日已被討去了遂豎起指  
云幸有這個不從人借的甚是現成而復人人有分  
未證的證取去好

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一年春計在此時不論貧  
富貴賤大家齊着力召大衆云且道着力句作麼生  
道不見道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步金  
鎖網鞦韆還有竿頭進步簾外翻身者也無如無且  
聽楞嚴經

今朝二月十五個個成佛作祖釋迎老子唱言涅槃

一切人天以樂爲苦傍邊有個漢呵呵大笑且道笑  
個什麼

自地登空易從空放下難此中須着眼莫作等閑看  
已過關者掉臂便行未過關者看看

殺活縱奪把住放行威風岸岸有必行之令氣宇堂  
堂有莫犯之威或時呵佛罵祖不怕天雷霆震或時  
較因論果却懼閻羅大王且道托膽的是小心的是  
有定當得的麼如無老僧定去也戴角披毛扶正令  
渾身泥水有誰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卽五陰六



入是有句非五陰六入是無句離此兩途作麼生喚作五陰六入

今朝二月十九處處堤垂綠柳春禽漏泄圓通令人各各知有召大衆云觀世音菩薩遠辭普陀洛伽來我拂子頭上示現降生放大光明照耀天地一處如是一切處亦如是一世界如是一切世界亦如是豎拂子云還見麼擊卓云還聞麼既見且聞且道觀世音菩薩在甚麼處良久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提燈籠入山門來移山門向佛殿裏雲門恁麼道奇

特甚奇特太煞費功夫爭似我這裏將禪堂安在大殿上喚作禪堂却是大殿喚作大殿却是禪堂可謂一舉兩得極是現成還有共相證明者麼

盡十方世界拈來只是個拂子海神以萬斛真珠相配不起古今未有一人酬價獨有韶陽乾屎橛猶較些子山僧另討便宜只這個拂子從人借得的若被討去則光赤赤圓陀陀脫體無依滿盤托出還有人酬價也無如無則賤貨自收去也良久云遲退黃金失色時來瓦礫生光

喚二作一指七爲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却憶東村

黃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都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噓阿喇喇。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召大衆云。要見聖王子麼。這拂子便是。要見真如靈覺麼。香鑪燭臺是。且如拂子是借得的。香鑪燭臺是常住的。既然物各有主。不可把他的認作自己。還識自己麼。山僧與你添些註脚。萬代金輪聖王子。夜半花猫趕老鼠。只遮真如靈覺是。曠劫至今不移此。菩提樹下度衆生。海底泥牛睡正濃。度盡衆生出生死。赤脚趕過三千里。分付諸人。切

須珍重。逢人不得錯舉。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氏。天缺煉石補。召大衆云。且道山僧今日登此寶座。有何所補。良久云。舉意碎鐵鉢。無心射石虎。

正月二月又三月。一年四季佔一截。饒他暗裏流年換。惟有真心不生滅。大衆正當生滅時。還有不生滅者麼。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

入荒田不揀草。信手拈來不值乾。檄棗召大衆云。只如逢強卽弱。遇賤卽貴。時又作麼生。良久云。踏破鍬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陽和布澤大地春。子規啼處是深林。聲聲勸道歸去好。不識渠儂何處人。召大眾云。你諸人曠劫來主人公喚甚麼名字。

宿雨連綿奈若何。滿堂僧衆念摩訶。老天若肯生慈愍。撥散浮雲見大羅。召大眾云。且如紅日麗天時作麼生道。草木遂生花發笑。村庄是處唱堯歌。

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雖則奇特。太煞露鋒芒。山僧也敢效顰。輒呈一偈。非敢與古人鬪勝。祇要兩般一賽。散木不會禪。人說只要錢喫飽白米飯。百事無可言。

工部陳靜臺居士至。師云。春光蕩漾春風和。堤柳開顏鳥唱歌。粉蝶翩翩過墻去。祖師心印事如何。召大眾云。只如楞嚴會啓龍象筵開。國士登臨如何舉唱。昔日不忘親付囑。今朝猶向此中來。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召大眾云。只如阿難遭淫術而生慌怖。見勝相而卽修行。且道這個是心。不是心。若道是何故如來咄云。此非汝心。若道不是一切。惟心聲。還有定當得的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墮咄。

舉不顧卽差過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拈山門入  
佛殿裏卽且置還知移須彌納芥子中的且道是甚  
麼人。

禹門三級桃花浪神魚莫教遭點額一躍直須萬丈  
高自有風雲贈霹靂召大衆云且道透龍門句作麼  
生道三級頓超逞奇特一生方顯自英豪

隨緣成辦事如何赤腳波斯渡汨羅三閭大夫施一  
問直教石女眼慙懽召大衆云且道問個甚麼老僧  
眉毛長多少

春風吹遍園林好一夜殘紅落多少真個光陰暗裏

去時人聞者皆懊惱休懊惱但聽子規無別語聲聲  
勸道歸家好且道家在什麼處

湛然老精瞎禿倒挂三千年何曾傾出一點墨雖然  
如此尋常無半個低錢要稱敵國富路中拾得乾屎  
橛對人說是返冤香是這等討便宜漢誰能如之不  
似雲居羅漢披襟處且做鞏縣茶瓶接嘴時

綠滿園林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灰堆滿三千  
塚哭到斜陽恨未休召大衆云爲人一世收成結果  
不過如是而已何似大千世界爲丘塚去來生死總  
在裏許直教長河爲酥酪祭獻此人他亦不受且道



是甚麼人。

召大衆云。拂子昨夜作怪。化作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許多六道四生。都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知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這是圓通。沉思卽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毘盧遮那佛。願力週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所以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山河大地。一齊說如此。更教山僧說個什麼。卽得良久云。一般奇特處。料得少人知。

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打鼓普請看。漆桶都不會。雪峰老人眼界。忒無人爭似我這裏。盡豔鬱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乃至鶯啼鵲噪。色色了然。要個不會的也難得。

若論此事。三乘膽喪。十地驚驚。直饒等覺菩薩。見性如同羅月。召大衆云。且道。衲僧有甚過人處。敢爾大言不見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非常之旨。人焉廋哉。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卽不生。召大衆云。卽如現前山明水綠。鵲噪鴉鳴。是分別。不是分別。試斷看。

燈籠昨夜笑哈哈。云何露柱也懷胎。天明生個白頭子。至今遊蕩不歸來。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古人道處。雖則尖新。未似我遮裏。明明舉似大眾。且道作麼生。是明明舉似長長一個矮子。光下領一個鬍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只是衲僧分上用不着。何也不見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三十頸項紋生定。同顏子五十子宮肉滿。難學商瞿。盡謂澄長老。是個人。天法師原來是個設帳先生。只如五行具足。四大完全。則從汝說富說貴說貧說賤。

倘有無面目漢。且道是凡是聖。

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山僧舉揚的是第三句。拂子是第二句。作麼生是第一句。有人緇素得出。管取一念無生。前後際斷。自然超彼魔境。其或未然。且來聽楞嚴經。

恁麼也不得。拈過一邊。不恁麼也不得。放過一着。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且道作麼生。如有人定斷得出。管取五十種陰魔。一念頓超。如未能得。且看作麼生分解。



諸佛不曾說法。汾陽畧宣一字。不是紙墨文章。亦非維摩默地。汾陽太煞孤硬。只如山僧今日上堂對衆舉揚。還是維摩默地耶。且道還是紙墨文章耶。咄。都盧是個辯魔篇。

一念不生。挺露堂堂。直下頓了。非是不及。明歷歷。常的的。祇在當人日用中。要且日用收不得。大丈夫應須目下自成褱。莫待當來問彌勒。大衆會麼。如或未曾。但看石頭問六祖。教你只好尋思去。

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本分。尋玄摘妙。依疏解經。乃座主家風。雖則頓漸成差。要且同歸一致。爾來

宗教相攻。彼此矛盾者。是不達本也。所以山僧一邊一齊拈出。是耶非耶。任他諸方卜度。

### 提思益經

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這不得。那不得。且道如何通個消息。良久云。香從花裏來。水從石中出。

召大衆云。雲門大師來也。向你諸人道什麼。但說拂子。昨夜變作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去也。你諸人向那裏存住知麼。如或不知。山僧代他通個消息。良久云。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大衆見麼釋迦牟尼佛在山僧拂子頭上坐寶華座  
轉大法輪說光明種種名號力用上根利智者見則  
頓證自心立地成佛若是中下之根莫謂山僧一例  
說夢好

昨夜泥牛耕破月波斯怒眼恨不徹石人撫掌笑呵  
呵木女傍惶淚成血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只要  
拈來應個時節且如應時節句作麼生道熏風醉倒  
西湖客莫把杭州作卞州

陽和布滿上林春艸色青青柳眼萌要識本來真面  
目東風徧意醉遊人大衆山僧舉來只要作個山門

標榜若作佛法商量三十棒打碎你頭也怪他不得  
直下承當猶名鈍滯如何若何堪作甚麼若向山僧  
未出法堂諸人未生一念時會得略較些子其或不  
然且聽思益經

儒者秉燭苦讀田者帶雨耕鋤雖則勞逸有異要且  
同是功夫只如沙門輩仗佛光明不田而食不蠶而  
衣畢竟成得個什麼事還知報恩句麼良久云雨滋  
三草秀是處唱堯歌

春風淡蕩春氣和檉柳黃鶯弄錦梭造化織成何所  
用不如靜念薩婆訶大衆若作世俗會許你具一隻



眼若作佛法會。帶累老僧入地獄如箭。

老僧沒能奈。行動少自在。缺齒不關風。心直兼口快。昨夜撞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床寶座去了半塊。大衆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云。我亦不知。是何道理。祇似三江入唱曲。

綽約桃花映水紅。靈雲繇此顯家風。年年一度常如此。何必從他問主翁。大衆。這是山僧直下舉來。祇要應個時節。你諸人莫作春意會好。

噫唏噓。阿喇喇。提不起。這一着放得下。快活殺。昨夜觀世音菩薩化作夜叉。闍羅大王化作菩薩。且道何

以如此。不見道。善人無惡心。惡人無善念。善惡不相到。祇如前後步。若向這裏會得。個儻分明。如或未會。且聽下文分解。

### 衆宰官請提法華經

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昨夜泥牛鬪踏殺老波斯。大衆。衆中還有證明者也無。如無。且聽山僧講弘傳序。

海底泥牛含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豈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簡點得出。一生叅學事畢。噫。古人奇特。

甚奇特。只是太顓預生爭似我這裏直截無可瞞昧。諸人還樂聞麼。良久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一光東照智境全彰。半句未吐真心。斯在釋迦老子竭力提持。祇得一半。若要完全。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石女懷胎。木人撫掌。略較些子。衆中還有會得的麼。良久云。會得的端坐念實相。若也未會聽老僧下文分解。

老儂不識字。錯讀己己己。去問大人。答道。彌是彌。且道識字的是不識字的。是良久云。若是獅子。終不逐塊。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老僧胡亂且拈來。上一橫。下兩直。任君持去問達磨。達磨只好道不識。何以故。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豎起拂子云。大衆看看。老僧拂子放眉間。白毫相光。十方各炤。萬八千土。具大神通。有大利害。你等諸人舉眼則瞎。却汝眼。若欲側耳。塞却汝耳。若欲起念。則觸碎汝心。直欲眼不得。而見耳不得。而聞。心不得。而念。正當恁麼時。老僧與你通個消息。良久云。黃鶯上樹一枝金。白鷺下田千點雪。



對一說倒一說。拂子大轉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超度百億須彌日月。直得塵說刹說無間歇。山河大地一時說。甚至釋迦老子種。種譬喻種種。因緣無數。方便廣演言教。未得這個老漢一截。大眾且道。這漢有甚長處。敢爾如是大口。只爲他說法不容思量分別。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境一如。衆中還有知時識節者麼。若無。不得艸艸放過。大家時中簡點看。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豎起拂子云。看看。這個是方便撫尺。一下云。這個也是方便。何以故。不見古人道。向聲色裏透過。始是實際。只如離却方便。作麼通個消息。良久云。不因柳毅通消息。怎得家音到洞庭。

一揅石。二挨磨。日用云爲。莫蹉過。玄沙本是謝三郎。休向前村覓李大。大眾如何是不蹉過的事。良久云。只見六龍爭鬪舞。豈知丹鳳入青霄。

春夏秋冬迭相遷。箇中真實不堪言。若教悟得空王旨。頓足槌胸叫阿天。大眾衆中還有悟得空王旨者。也無。若無。老僧與你說破。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

汝等皆當作佛。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到百花香。黃鶯啼柳上。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以故。爭奈冬行春令。老僧今日枯來也。改頭換面作一偈。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冬至朔風寒。獸羶添白炭。不敢與古人鬪巧也。只好應個時節。

秋老園林盡蕭索。朔風何似偏癡惡。爛紅吹盡樹頭空。這個繇來不凋落。都道枯不如榮。豈知法華會上。恰用得着。何以故。不見道此衆無枝葉。惟有諸貞實。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若知出要。當下心息。絕承當處。

無煩氣力。老僧說破。任汝自擇。

須知火宅內。總是長者兒。逐愛隨憎嫉。所以自成癡。豈拂子云。還會麼。若也會得。饒他羊車鹿車大牛之車。都是閑家具。

癡子湯奔波。臺山卽土坡。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古人太殺慈悲。分明道了也。若也會得。更復何圖。所以道。但向家中自合轍。何愁門外不通車。

西風正威惡。萬籟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這一着。大衆且道。那個是這一着。良久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一不得放過。二不得住着。三要着眼睛。四要知下落。若肯一念回光。超然便出火宅。咄如識得這個咄字。管教十方刹海。冷沉沉。一切聖賢如電拂。門外鈴鐺子。何意事閑遊家財。無可付。長者日添愁。噫。爭似酒樓聽歌妓。你若無心我也休。

要識長者子。鈴鐺路上徒。甘爲傭作客。志氣一心無。噫。大丈夫漢頂天立地。何不直下承當。也省許多心力。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般若又道若有衆生如來度者。

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一佛一祖。兩般拈出。未免肴訛。山僧特與他和會。秋深山露骨。天冷水交清。靚面無回避。噫。他是何人。我是何人。

殺盡始安居。護生須是殺。盡大地拈來。無有不是藥。無論心病身病。服者見者。斷盡命根。十有七八。且道何以如此。良久云。題目分明。

知病不知藥。羣生俱天死。知藥不知病。神醫無治理。藥病兩皆除。可達無生旨。大衆且道作麼生。是無生旨。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所以善人。

無惡心。惡人無善眼。只如藤蛇入口。鄧通以之餓死。香山還帶裴度位致三公。且道還是授記使然。還是因果致得。未證據的分別看。

西風何太惡。園林盡蕭索。非但江湖客商受禁持。吹得室內禪師也七零八落。雖然恁的無情。也有爲人好處。大衆且道如何是爲人的好處。不見道此衆無枝葉。惟有諸貞實。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直得圓陀陀。光燦燦。展轆轤活潑潑。喚作大通智勝得麼。良久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內外絕行蹤。通身無影像。閬內不聞名。深宮不標榜。未曾者叅大通智勝去。

有向無中得。無向有中求。要識其中意。韶陽六不收。聲和自然響。順形直必也。影端什麼成。佛不成。佛授記不授記。都是閑話柄。古人道拾得一文錢。買個鑊鑊喫當下不肚饑。

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從他授記來。此是張天覺一夜不眠。渾如夢醒。當場撥出。堪於人天衆前作個標榜。且道作麼是標榜。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卷之三

七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未是性燥漢。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始有參學分。大眾且道。如何是參學的句。良久云。若知燈是火。拍手哭蒼天。

寂寂直言寂寂惺惺。真是惺惺。泥牛空裏翻筋斗。木女崖前也喫驚。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是何宗旨。祇是安樂行。

不懼子湖狗。好顛曹山酒。撞着劉鐵磨。顛倒兩頭走。若向這裏會得。可與論安樂行。

從天降下貧窮。從地湧出富貴。中間有個漢。無國土。可居無世界。可立還是貧窮耶。富貴耶。看看。

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繇顛倒慧。增長一切惡。大眾且道。如何是自心。未會的。且聽壽量品。

未達法惟心。起種種分別。達法惟心已。分別卽不生。只如此經分。因別果較量功德。且道是分別。不是分別。請論量看。

一念信解。價勝七珍。須臾受持。功超沙劫。云何得恁麼尊貴也。豈不見勇士迷之而轉悶。龍女獻之而成佛。

連朝宿雨滴披途。人無不攢眉。老僧無別剎語。畏寒更欲添衣。大眾若會玄中的。須明上上機。

毛端現刹塵轉法輪芥內須彌粟藏世界冷眼看來  
未是本分事且道如何是本分事良久云惟獨自明  
了餘人所不見

含珠報德按劍者自癡抱璞呈君則足者不智衆中  
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不得辜負常不輕菩薩  
拂子昨夜逞神通毫光直透三千界其間鐵圍大海  
諸佛衆生共轉法輪各證解脫天明起來都是一場  
大夢且道是何境界良久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  
空空無大千

老僧室內猶嫌冷路上行人奈若何莫道釋門多澹

泊須知檀信受奔波衆中還有知恩報恩者也無良  
久云挺起脊梁休放過靜中須念薩婆訶

貪嗔煩惱病定慧力解脫二者正相等拈來都是藥  
無論心病身病二乘病服者嗅者皆安樂只恐不解  
忌口大衆且道如何是解忌口良久云寧可截舌不  
犯國諱

洪音大轉沙界同聞一語發揮羣生了解既然如此  
新羅不打鼓此間不上堂又作麼生

金風似箭撲頭撲面好個圓通時人不薦且道薦後  
如何直如急水打毛毬着眼看時尋不見



老僧畏寒懶向火衲被蒙頭背風坐曝日開懷摸個虱私謂宰相不如我雖然恁地風光也要挨過五九四十五大衆且道四十五日後如何東風齊至蟄草萌陽和運轉大地春

性本具足聖凡無差一念回光便同本得衆中還知一捨邪心卽登正覺者且道是什麼人

舉一明三目機鉢兩收來太促放去較賒若向個中明解得何須門外覓三車

撒漫天羅網布遍地葛藤收羅四海英豪接引諸方作者冷眼看來是大不得已作死馬醫爭似如今揭

却羅網收起葛藤使有目皆見有耳皆聞更無藏躲處諸人還知麼若不知且聽第二場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明凡錄

吳興丁元公

編

山陰祁駿佳

小叅

冬至小叅夏至至日短冬至至日長否極還泰來陰  
消復陽長大衆此天地自然之化情與無情莫能逃  
其一齊之令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  
古今物理今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去年冬至也十  
二個時辰前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如是乃至窮盡



過去劫也只有十二個時辰增一毫不得復窮來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來來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如是乃至未來無數劫也只有十二個時辰減一毫不得兄弟汝等與他古人差別在什麼處各各不自成襖而欲好肉挖瘡起模打樣殊不知動念便差了也我大覺老人於悟道時便云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着不能證得繇是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着無別有旨人根鈍滯將謂有着可離石霜大師又與打破道一念萬年去寒灰槁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

香鑪去這等說話雖則作死馬醫依而行之大有好處在餘句不錄

小叅雲門大師來也道什麼他道拄杖子化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你諸人向什麼處蹲坐雲門老人忒煞無情直下教人無立地處山僧拄杖子卽不然坐便倚壁行便扶持亦不變作龍亦不吞三千大千世界你諸人坐立儼然且道向甚麼處着眼還會麼若也不會更與你添些註脚只這拄杖子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着語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通個消息爲

復奪却。拋向地下得麼。爲復折作兩橛得麼。爲復豎一拳喝一聲得麼。爲復禮三拜。拂袖東行。西行得麼。若如此弄閑伎倆。被拄杖子收却了也。所謂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大衆。這個諸方爲之舉話。你諸兄弟進堂半期。諒必知其落處。定不爲拄杖子瞞却。若也不知也。須着些精彩。不可今日明日。只麼度時。以當平生行脚。須知光陰易度。歲月難留。恍惚之間。便成蹉過。禪和家用工夫。大似行路。一日一日。要知程途。若也不知。將何所教於後人也。兄弟。你們時中應自簡覺。我自進堂已來。昏沉得漸輕。不妄想得泯絕。

不用功。覺得力不見。地覺明白。不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不得恁麼地。大丈夫何得自欺。因山僧舉。從今日爲始。既往不咎。以後決不可如此差過。決定要知落處。誠有如是決志。有如是猛烈。可謂彼此不相辜負。如不相悉。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年。

小叅。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兄弟。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雖然如此。要了世法。向佛法中會。要了佛法。向世法中辯。蓋佛法世法。文字詮表有二。其實



性則無二也。無二之性。卽是佛性。苟悟如是佛性。則古今人事。古今佛理。古今世界。古今日月。曾不教你起心動念。然後得也。近有不識方便者。疑欲驅昏敵散。遣妄求真。或取靜功。學死灰禪。看話頭。覓義解。取捨既經於心。是非定于於念。可謂唐喪光陰。於理何益珍重。

小叅。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大衆既非耳目所到。何有是非逆順之可得也。然則雖非目前。要在目前。以驗其實。經中所謂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何爲非道。卽目前一切逆順中。律身而

過。無障無礙。是故提婆達多。是佛積劫惡友。而云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疾得阿耨菩提。乃至證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云。一切衆生。聞提婆達多品。受持讀誦。不復墮於三惡道也。如此。則豈非觀逆成順。繇非道而通達佛道耶。而今多見兄弟。發心坐禪。因師友警策。昏沉勃然。動其瞋心。以致諍論。似不如無情之木頭也。何則。木頭者。爲良匠多方彈削。始成梁棟。如彼木頭。忽作嗔云。我在山中。大塊載我。雨露滋我。何等自在。爾無端取我回來。多方薄我。如是則非。惟不能成器。抑且爲怪物矣。故曰。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師友假如衣冠不正者卽路人亦須相勸何  
况僧稱和合和合則無諍論旣已結制坐禪則和中  
最和者同結其心共期出於生死彼得卽如我得我  
失卽如彼失欲不使一人警策可乎不可乎

徑山小叅坐禪已一月那事曾未徹不肯自承當從  
教眼出血且道何故如此不見道佛爲你不得天爲  
你不得人爲你不得父母爲你不得師友爲你不得  
必須自己解作活計乃得有等兄弟見怎麼理論便  
不信有妙悟不肯做功夫向冊子上學些現成話湊  
合幾轉語以當自己平生事豈不云大錯也何也古

人等閒出一語句擲地作金聲透過一切聲色關竅  
一切文字義理皆洞根源不爲障礙七通八達羅籠  
不住了也你這一轉語果得怎麼地相應麼於生死  
中真得解脫麼若也未得且不可掠虛須要老實做  
功夫始得又有一等兄弟更作種種計較乃云必須  
做靜功靜功做不去乃云動亦何嘗不是或云念佛  
自然心靜或云念佛顛頂不若叅禪簡點昏妄根源  
根源披露自然昏妄自除或云叅禪罷伺不若看教  
有文字可則有義理可憑豈彼無義味話頭而能自  
了或云教惟文字互立互破曾無實義若不叅禪了



悟自心。終不濟事。作如是等種種計較。可謂徒喪光陰。於理何益。徑山不會譚禪。祇可點病。是病非病。諸兄弟各自知時。若還點着痛處。各自求對治。若也無病。切勿好肉挖瘡。珍重。

小叅。秋雨足。年穀熟。處處唱堯歌。人人咸鼓腹。大衆只如太平無象。八表歸降。直得銷兵器。爲農器。改旌旗爲酒旗。不動干戈。而坐見勝負者。且道是什麼人。曾怎麼來。昔者鼓山赴闔王請雪峰云。雪峰門下好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云。不然。待某甲勘過始得。乃自趕至中途。問云。師兄向什麼處去。

答曰。九重城裏去。問曰。忽然三軍圍繞。時如何。答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怎麼則離宮失殿也。答曰。何處不稱尊。孚卽拂袖便回。舉似雪峰。峰云。他有語在。孚云。這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峰便休去。這公案。諸方少有定斷。徑山不惜眉毛。爲你諸人作口業去也。一人死中得活。好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峰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不知早是拋鈎擲釣。孚云。待某甲勘過始得。豈知盲龜跛鱉。已納敗闕了也。回來舉似。大如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也不是好心。孚云。老凍儂。猶有鄉情。

在祇識貪前不覺錯後他也未必要顯勝負只爲圓  
成前話豈知家賊難防所以祇似個赤土塗牛奶是  
伊雪老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所以便休去若是龐  
公少這一句不得大衆徑山恁麼批判你諸兄弟還  
肯麼若是久叅上士是伊定知雪峰做賊處若是新  
學初機切不得一向在他三人分上着脚直須自己  
打開曾襟方始知他落處今日徑山不會譚禪一向  
依門傍戶布滿地葛藤我今還以古人現成偈句舉  
似良久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旣善知時節吾  
今不再三

小叅俱胝和尚一指禪三十年來用不殘冷眼看來  
猶未是後人不可被顚顚大衆諸方盡傳俱胝和尚  
初住山持咒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  
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  
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  
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事不如  
棄菴往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  
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  
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監一指示之師當下大  
悟自此凡有學者叅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供



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子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大衆這一着子若在指頭上爲什麼童子斷去指頭纔悟若不在指頭上爲什麼和尚豎一指更無別語你們若能真實悟去則知山僧所云不可破顛頂非爲故抑也餘句不錄

爲刑部陸西源對靈小叅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

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大衆且道般若有什麼奇特得恁麼猛利不見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且道如是作麼生觀所以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一切色聲到般若分上都用不着故曰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且道有什麼憑據不見世尊敷座而坐未嘗開口說個元字脚而空生便云希有世尊古人所謂待他開口成得個甚麼只這個讚歎處便見他父子共秉金剛王寶劍嘗頭一揮直下無你用心處無你思惟處無你分別

處無你計較處。圖圖無一些縫隙可得。天魔外道欲何爲耶。空生見此奇特一切無敢近傍。而未審如來以何爲護念。以何爲付囑。後世發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世尊無他辭。但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水注水。似空合空。一部般若六百卷。不消如是二字。已週足了也。昔者空生於巖中打坐。釋梵散花。問曰散花者誰答曰天曰何以散花。答曰尊者善說般若。故我散花曰我無言語。何爲善說。答曰尊者無說。我等無聽。惟無說無聽。是名真說。般若。噫帝釋大似以賊枉誣。而不知空生反受其益。既親

從此中來。見世尊默然。便云希有。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大。凡處世有所作爲者。未有不本過去曾向個中來者矣。茲者吏部尚書五臺陸公。受佛付囑。秉護法心。現宰官相。遊娑婆界。所以嘗聞往阿育禮舍利。而舍利放光。若五車輪。故浙西東一帶佛法。莫有不蒙其力者。其子刑部西源居士克肖乃父。稟性仁慈。爲人心切。日持金剛。一生不易。敢於有爲。惟善是從。所以朝野莫不稱其爲善人也。若非真正克家之子。安能不違乃父所教。如是切耶。茲者捐館以來。已及一年。乃弟季君請山僧對靈敷揚法旨。山僧自愧無



能且將就依經傍教引一二句用赴所懷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花病者妄執世人聞此莫不驚疑未能卽信惟我西源居士卽今四大分離六根不有於大寂定中親證這個境界回顧舊日所爲一一不然還肯麼若能自肯便乃優游於華藏世界出入於寂滅場中見聞覺知旃檀林裏見如來俯仰折旋齒齶花中瞻聖像仰煩大衆念彌陀經送他一程

爲太守楊五叅夫人吳氏對靈小叅一念普觀無量

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大衆此是華嚴經三天偈文蓋此經頓彰法界圓演妙性直下無生死可出無涅槃可證無聖凡可分無輪迴可免性真如是非爲強言若能契肯生不足忻何以故生如寄故死不足畏何以故死如歸故今人不了忻生畏死是不知生死也有一等強作主宰便云死不足畏此又不然是他聖賢了達無生無死的道理乃可如是今人於一毫利害便覺觸心可不畏乎茲者五叅居士特爲貴楊夫人吳氏五七之辰請山僧對靈說法山僧自揣道非真悟學失師宗

於人天衆前說個甚麼。卽得雖然。法本無法。遇緣卽起。山僧據古驗今。略爲較量。昔者舍利弗問天女曰。汝何不轉女身。天女答曰。我十二年來求女身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於是天女以神力化舍利弗爲女身。自己化爲舍利弗。問曰。汝何不轉女身。答曰。我亦不知當何所轉。是知佛性無差。見處有異。譬如梨園。本一男子。以女飾裝之。而見者聞者咸謂女人。本一女人。以男人衣服飾之。而見者聞者咸謂男人。一身無異。衣服成差。肉眼好瞞。聖心非昧。若能這裏着眼。男也女也。生也死也。真如幻影。未能如此。聖人有現

量。凡夫可比知。何謂比知。卽如吳夫人在世之日。也有恩愛。也有是非。廣大家財。衆多眷屬。件件是放不下。捨不得的。到爾今來。恩愛割斷。家財不顧。眷屬相拋。單單有個色身。尙不相保。除此之外。更有何物而不修省。大凡死者爲生人之鑑。生人當趁此色力強健。將彼比我。彼旣拋之。我此四大爲同。金剛常住。不朽耶。爲復變壞不常耶。若復變壞不常。急須猛省。萬緣放下。只將生從何來。死向何處。頓在目前。日也如是。叅夜也如是。叅叅來叅去。一念妙悟。則知楊夫人不曾死。我等不曾生。出出沒沒。同在太虛空中。如大



圓鏡炤了萬有。都如夢幻也。山僧更有末後句。舉似大衆。鴛鴦夢斷錦床空。四大分時却好會。若能於此發明心。便見彌陀親授記。

### 夜祭

夜祭舉拂子云。會麼。不見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當初謬向途中覓。今日方知火裏冰。大衆要知萬象之中。獨露的身麼。若也未知。山僧與你說個譬喻。譬如剝筍。剝一層又一層。剝至無可剝處。可爲獨露得麼。經云。如是八種諸變化相。各有所還。汝見八種見精明元。當欲誰還。諸可還者。自然

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卽如剝筍。諸可剝者。自然非肉。不可剝者。非肉而何。似則也。似是則未是。祇可信他一半。那一半是衆人自家分上。比也比不着。喻也。喻不及。經云。是法無比。離對待故。自家體究始得。山僧以慈悲故。有落艸談。權引佛祖言教。與你商量。若諸方具眼者。聞此必惡心嘔吐。真正參學人。決定不向這裏死却。須是向上人。參向上事。不見石鞮和尚。初爲獵人。路經馬祖菴。過問祖曰。和尚見鹿過去麼。祖曰。汝是什麼人。曰。獵人。祖曰。既是獵人。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多少。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

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多少。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都是性命。何必一箭便射他一羣。祖曰。汝既如是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得無下手處。祖曰。此子曠劫無明。從此斷盡。大眾。這個獵人。看他本不參禪。亦不念佛。初不做工夫。亦不看話頭。一聞怎麼舉。便云無下手處。這豈不是直截的樣子。若這裏構不及。且將個本參話頭。左看右看。一看看破。與古人契合也。未知無事珍重。

夜叅。長沙老虎咬殺紫湖狗。臨濟饅頭。可配曹山酒。古人各各顯家風。不意聞者盲奔走。休奔走。這裏雖

則難領。却也省力。若能擔荷。管取與古人把手。踏碎毘盧頂。顛其或未。然且胡亂說些家風。大眾進堂。一月有餘。於中或得或失。或進或退。當自知分齊。不可央央庠庠。只麼度時。便當叅禪也。兄弟。既到這裏。須生難遭想。難遇想。此事在上古。雖則爲難。尚可云易。何也。彼時叢林多。知識多。同心兄弟亦多。所以動輒是一千五百。這邊叅請。那邊求問。時中商量浩浩。地頗有發明。亦云間世有者。今則不然。予走徧天下叢林。所見知識也多。其間上等教人念佛求生西方。其次聽經學嘴頭。其次誦經作福。這一着子。罕有提持。



者間有提持。不過商量古人舊公案。去古轉遠。可謂自救不了。古人所棄。今時喚作極則事。爲可惜者也。卽如越中冬間坐禪頗多。要真正悟明。我三十年來未見一人。做首座的。不過辦幾堂齋。持念佛。喚作話頭。不語抵作口實。無甚開示。學人進堂。並不請問。如小豬撞乳相似。撞過一冬。喚作坐禪。遮個都是薄福事。有甚利益。兄弟。我忖已德不當弄鬼眼睛。但惜佛法滅在此時。故不懼地獄。呈此笑具。衆中還有問話的麼。

夜叅。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

惺非。此古所謂料揀語。似有句。祇是兩種。所謂藥病。今人不善方便。莫有不中其病者。不知向背。猶且可知。而故犯堅執不捨。乃云豈有二心。然則惟聖與凡。無可分別矣。殊不知亂想乃狂。無記乃愚。總是無明別號也。諸佛破無明。故出生死。凡夫着無明。故受輪迴。可不辯乎。今時有等稱悟道者。纔上單。做不得主了。祇這昏沉。尙做不得主。臨命終時。這個大昏沉。如何作主。既做不得主。你所言悟道者。豈不自誤也。大凡做功夫。自己不能所以入禪堂。結大衆。併力排遣。默默分付昏沉哥哥。你且暫退。人面前讓我些。他日

出堂來與你敘舊情也。此是第一等識廉耻的好漢子。復有一等不懼大衆見笑。不欲與他惡識。無論坐時卧時。常在一處。斯須不離。欲望悟道。其可得哉。若是皮下有血的漢。見山僧恁麼舉。便冷地裏自己簡點痛處。猛着精彩。把個話頭。一提提起。直下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驀忽醒去也。未可知。不爾。則休得暗箭傷人。背地念大悲咒好。

夜叅安思危。樂思苦。此古人之至言。所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爾今兄弟家共住。此一會。實非小緣。此事在古猶難。不悟且置。卽如大悟之後。尙依叢林。

三二十年。今時人纔出家。便住小院。或守山坐關。或住菴堂廟宇。規矩有所不聞。道業曾不之辦。縱自在貪饕。干名覓利。光陰暗去。曾不知覺。無常卒來。曾何得知。除有智慧之人。密密觀察。念念提持。始不爲其所瞞。此外更無出得者。兄弟我輩學道。多爲衣食所忙。不能成辦。今此雲門。雖非大厦。頗可容身。雖無美供。粥飯飽足。正好猛利修行。夏間酷熱。首座規矩稍縱。你等自宜簡點。不可依例度時。當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以求決了。若只恁麼度時。竊恐臨命終時。眼光落地。無可把柄。終是一端大患也。故余謂安思危。



樂思苦正今日之要語矣。

夜叅喫一交。長一智。經一事。識一做。世間事尙且如此。豈有坐禪不知分齊耶。譬如行路出門。一步要知一步境界。出門十里要知十里境界。如是乃至百里千里亦復如是。兄弟家進堂已經三日了。其間還有識進退好惡的麼。不可儻侗度時。虛閑歲月。有甚麼益。大抵修行人。最初要知所擇。以佛性乃無爲之法。用有爲身心湊泊其事。大似方木投於圓竅。轉見其乖矣。必須外絕攀緣。所謂名利好惡是非得失。一切斬斷。內泯心識。直使如虛空寬廓。無一物可寄。放教

閑閑地。如有氣死人相似。或可當其少分。若也心標二境。發心坐禪。早是错了。何況更要驅昏散。取是捨非。離動求靜。欲返無爲之鄉。不亦難乎。故祖師云。非是相爭。是爲心病。兄弟家於中還有識利害的麼。有則出來說個明白。

夜叅道遠乎哉。觸物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所以古人道開口成雙轍。揚眉落二三。舉心爭萬里。動念隔千山。兄弟爲什麼此事。這樣難爲人。蓋這一着子。在人本分上親切得緊。所以動念便乖也。不見瑞巖問巖頭云。如何是本常理。

答曰。動也。曰。動時如何。答曰。不是本常理。巖籬是豁。然大悟。後每自喚自應云。主人公。愛惺惺着。以後莫被人瞞。諾。諸方謂其弄精魂。以東塔長老卽不然。祇這個瞞字。有許多喫緊爲人處。盡大地莫有逃得。兄弟還知麼。若也不知。山僧爲你們說破。所謂一切聲色是瞞人處。一切語言是瞞人處。一切文字是瞞人處。如是乃至世間一切是非物欲利名恩愛。總是被瞞處。而我出家之徒。旣已跳出。復有生死可出。涅槃可證。如是乃至神通三昧禪定解脫光明相好。凡有名相礙於胸中。總被其瞞也。直得灑落落地。虛廓廓。

地。無一物挂於胸中。然後時節因緣到來。一念發明。疑情頓斷。始不受其瞞也。兄弟還有問話者出來。衆無出者。師曰。如此則你等都是佛。長老瞞不得也。下座。

夜叅。秋老園林全體露。朔風猶與贈寒威。頻添滑柁團圞坐。黃獨權將糞火煨。食旣足。不愁衣。心不負人。樂有餘。寒涕交頤。君莫笑。詔書何必苦相催。大衆山僧不會談禪。且說篇鵬鴟辭爲供養也。若是本分禪流。且學他上流。如懶贊和尚住南嶽。唐太宗欽其名。遣中使入山請之。詔書二宣。始起撥糞火。捉煨芋。寒。



涕交頤曾不之顧。天使笑曰。請和尚拭寒涕。贊曰。那有功夫與俗人拭涕耶。使舉似帝。益加欽敬。兄弟他古人不說什麼坐功參禪。而日用中事事合道。爾今兄弟誠有這等操略。有這等履踐。可謂不動干戈而坐致太平也。

夜叅曹山白。酒紫湖狗。臨濟饅頭。趙州茶。自來門風。各各別。會而歸之總一家。大眾既是各別。爲什麼又云一家。衆中還有具通方眼。分縑素辨得失的出來商量看。僧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只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把將心意識來。我爲汝離。曰。不知。師曰。要

離作麼。僧問文殊。出女子定不得。綱明出得未。審文殊過在甚麼處。師曰。文殊且置。卽如綱明還出得也。未僧無語。師抽身入方丈。

夜叅大眾急須會取好。莫教山僧開口。若開口後。便奔流度。何過捺不住了也。所以古人道。開口神氣散。舌動是非生。若未開口。已前這一着子。在你諸人分上。甚是省力。甚是現成。你等還肯麼。若肯出來商量看。

燃塔燈。夜叅。是燈不自照。非燈不照。他是非都去了。皎潔永無差。大眾。此人人頂門上這一着子。大事輝

今耀古無欠無餘。本來現成的。爲甚麼都云不會。爭似性泉等一班居士各出己資。共轉大用。來此福城寺。燃點塔燈。直得巍巍乎若須彌之峙。大海煌煌然若火樹之開。鰲山自一燈而至千萬燈。燈燈無盡。與星斗奪其光輝。從一級而至六七級。級級騰空。與太虛爲其伴侶。此不礙彼。彼不礙此。復能周遍互融。彼卽是此。此卽是彼。故得重重無盡。孤明朗炤。毋論人類鬼類。地獄類畜生類。一念便超諸佛地。燦破昏衢。不啻事障理障。所知障煩惱障。剎那消入妙菩提。如斯勝利。讚莫能窮。簡點將來。猶是莊嚴邊事。若論人

人本分上。又且不然。這一着子。非明非暗。非色非空。實謂千日不足。並其耀。萬聖不能掩其輝。亘古亘今。曾無間然。苟能一念知歸。便同三世諸佛。較前功德百分千分。萬億分百千萬億分。算數譬喻皆所不及。汝等兄弟。還肯承當麼。若也不肯。山僧引咎自歸也。良久云。祇這無明種。高明朗太虛。

夜參。吾心似秋月。圓滿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噫。大小寒山。徒爲文殊後身。口門窄說不出。老朽又且不然。吾心似秋月。圓滿光皎潔。無物堪比倫。雲門已漏泄。大衆且道。雲門大師作麼漏泄。良久云。



胡餅也不記得。

夜祭未明出世。潑天豪富總虛花。若了自心。赤骨貧窮也快樂。大丈夫須猛烈。割世網。斷狂業。急省取。牢把捉。曾中蕩蕩地。時內惺惺着。見聞與覺知。及早尋下落。天堂與地獄。皆是自心作。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

夜祭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所以奄提遮女問文殊師利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麼却被生之所縛。答曰。其力未充。昔者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麼却被生之所縛。

答曰。笋畢竟成竹。爾今作筏。使得麼。進曰。將謂你是個人。見解如此。修曰。某甲祇如此。老兄又如何。進曰。此是監院房。彼是厨庫房。修不肯。問地藏。藏答曰。此是知事房。彼是常住房。二人禮謝。大衆修山主祭得文殊禪。不依經。不離經。如同一模脫出。爲什麼地藏父子不肯他。須知祖師門下。別有長處。衆中還有人道得。出來伸氣如無。老漢自道去也。良久云。壺中有世界。別是一乾坤。

夜祭學道無他術。只要心真實。遠離虛妄緣。與佛爲等匹。若也指東不着西。喚南却作北。如此修行者。云

何免地獄諸佛與菩薩捫心常痛哭呼喚不回頭悵然摩胷腹若得一個肯千足與萬足

夜叅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斬將破關立地封侯立地封侯卽不問還有斬將破關者麼若有絲毫瞞你不得若無不妨瞞你諸人去也今日維那頻請老朽上堂我道不上堂卽上堂義何以故若待老漢登曲象木床鼓兩片唇皮弄鬼眼睛成得什麼邊事所以古人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頻呻曲爲中下今日有僧舉黃侍郎問雲棲大師昨夜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雲棲云貓兒突出時如何黃無語雲棲自

代云走却法師畱下講案我聞堂中有僧着語云拄杖頭上灰厚一寸是何言歟未審這一轉語點黃侍郎點雲棲耶凡所發言須與公案合轍豈可儻侗若問山僧卽不然貓兒突出時如何直向他道這畜生老僧不識佛法但爲諸方點病而已

### 普說

佛涅槃日普說今朝二月十五處處敲鑼擊鼓報道釋迦如來今日涅槃一切人天以樂爲苦何故如此不見經云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志心聽常得無量樂且道作麼始得古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佛所以異衆生者。洞知生死根元。無生死可斷。故稱永斷衆生。所以異於佛者。爲生死所轉。枉受輪迴。是以六道全不知有生死可出。二乘執有生死可出。有涅槃可證。於無取捨中。妄興取捨。爲佛所訶。惟有諸佛。生死涅槃平等勘破。是稱世尊。無與等者。噫。大丈夫漢這一坐具地。阿誰無分。讓他古人。不見世尊初生。便乃指天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兄弟。將個惟我獨尊。貼在額角上。看看還推得到世尊分上麼。雖然。也不得草草。卽如如來捨王宮。往雪嶺。修行苦行。豈不爲垂範後昆耶。不知今

時兄弟一出家來。不行一日行。不看一句經。不見一個知識。不參一日禪。不用一時工夫。便乃現成受用。自稱悟道。誑嚇男女。作地獄業。新雲門敢曰。你所悟的。從何因緣。是何道理。從誰印許。世尊成道。於塵點劫前。尙藉悟繇。乃云。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着。不能證得。是後東西兩土。祖師證悟分明。授受不亂。各有源流。莫不爲闢除邪慢。使真燈不斷者也。兄弟。若欲真正期脫生死。繼彼慧命。不消別求方便。只將永斷於生死話頭。頓在面前。但看父母未生前。是何面目。從何處來。以不知來故。名生是

一大事。此身敗壞。向那裏安身立命。從何處去。以不知去故。名死是一大事。卽此一大事。目爲佛知見。如來以之開示衆生。以之悟入。悟入卽是永斷生死。不悟卽是枉受輪迴。其間有個兄弟出云。澄長老將謂別有長處。元來依經教引葛藤。繫縛人。只如真實分上。曾有所謂生死涅槃耶。老兄。你且說得極是。真實爲自心相。身心既是妄認。何處更有生死涅槃耶。又云。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真得恁麼地也無。且如夢中所見山河大地。草芥人畜。喜怒

哀樂。乃至身心。與覺何異。譬如夢中殺人事。露被捉。拷逼萬端。求脫無計。苟得一醒了。不可得。非遣之不可得。非用功不可得。是畢竟不可得。非惟苦樂之境不可得。乃至夢中身心亦不可得。兄弟。如今覺時。能如夢覺否。若不如是。切不可言語抵釋好。古云。毋自欺也。實是個自欺不得。無常到來。無人相替。如相委悉。直下提持。如未卽信。山僧有末後句。舉似大衆。拈拄杖云。會麼。會卽便會。不會。到方丈來問。

雲岫菴回泉師請普說通玄峰頂。不似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韶國師不妨爲一代宗師。發言吐氣盡



事盡理。合宗教。萬古之下。莫有繼其跡者。山僧到此雲岫菴中。事事有別。何也。羣峰環拱。大海汪洋。城市烟村。盡目所收。森羅萬象。一印無異。水現琉璃之色。山呈金碧之輝。黃龍現於畝畝。白米堆於倉廩。堯風蕩蕩。村落聞擊壤之聲。舜日輝輝。稚子鼓謳歌之舞。太平之治。無可加焉。何須更覓玄妙。互相是非。以心逐心。是爲心病。還有不動干戈。而坐致太平者麼。若有則四恩三有一齊報足。若無出家兒父母甘旨。不供國王差役不及。恰好趁此無事之秋。把個父母未生前這一着子。頓在目前。朝叅暮扣。肩膊上擔子。

折脚跟下紅線斷。作灑灑落落的衲子。也不枉此娑婆世界裏走一遭。亦不枉離親割愛出家行脚志氣。雖然。此是世間第一等好事。須是好漢得而爲之。舉大明國僅得一二而已。其次則根機未逮。力量未充。不若向萬行門中。老實行將去。所謂人所不能學。我當學。人所不能行。我當行。人所不能忍。我當忍。人所不能捨。我當捨。更把一句阿彌陀佛牢牢把住。不令斯須放空。時節到來。功夫純熟。導師爲你說破也未知。山僧本爲遊山至此。而回泉老師挽我登此寶座。演揚法要。山僧自忖無甚奇能。只可借他古人現成。

語句代爲舉揚。若論本分上事。你諸人只好自參。全靠山僧不得。還有自解承當的麼。若無。不妨我遊山好。更有一偈。舉似大衆。山海田園。一目呈。不教心外覓無生。圓通自是超聲色。忽聽鴉鳴三四聲。

普說兄弟。山僧無甚長處。但以強記。祇記得古人現成話。你諸人或曾看教。或叅公案。記得些閑言刺語。人前問答時便有。閑居靜坐時便無。是名活了。不得死。此病最重。若欲治者。必須把從前惡知惡見。盡情放下。把個死話頭。頓在面前。直待冷灰荳爆。方始痛快。或有一等漢。終日死堆堆地坐。恰似三家村裏土

地相似。動也動不得。古人目爲黑山鬼窟。這個喚做死了不得活。此病亦難治。若欲治者。必須把個話頭。玲瓏瓏提將起來。左看右看。一念看破。始知從前都是錯用也。或一等不死不活的。却無病痛。正好用工。如廣額屠兒。文殊石鞏之輩。一聞便悟。蓋其無病故也。大衆。山僧所舉。並是真實。如能相委。決不相賺。普說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離方便太無端。大衆。遣情猶易。惟做長老爲是非。主人更覺其難。所以智者大師云。我不匡徒領衆位。在六根清淨。以領衆。故祇在五品。噫。聖人猶



有此言。况凡夫乎。只如我此一狂弟子。甚爲不作法。動大衆念。欲畱之有違大衆。欲遣之有缺慈悲。倘彼失志還俗。卽我損其善根也。故我世尊攝授調達善星出家者。恐其爲輪王衆受害。故方便護持耳。此事在長老分上極爲難。在衆兄弟分上亦是一椿良緣也。何則。若是真正用工的。凡於善惡境上。少形念慮。已覺白雲萬里。何況於中論是別非。說好說惡。然這等說話。猶是初心分上事。若是大乘人見處。又且不然。煩惱現前。則菩提成觀。逆常順猶如蓮花。故云高原陸地不生此花。淤泥濕汗泥乃生此花。所以菩薩自

敘我五百劫修此忍辱。未知忍辱爲王割截。心無嗔恨。乃知忍辱。我成佛時。當先度汝。豈非因逆而成順也。提婆達多是佛積世惡友。經云。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非因逆疾證也。實猶亂世取封如反掌。非太平之可比耳。這個猶是佛對衆生說。不對佛說。若對佛說。有所忍的境。有能忍的心。烏得名爲佛也。昔者黃龍南公行脚至積翠。爲書記。慈明爲住持。初見其少叢林。心頗輕之。聞其陞座呵貶諸方。一一皆其病處。繇是投誠懇入室。慈明辭之再三。乃云。汝是雲門下人。必解雲門禪。當

時洞山參雲門三頓棒。還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南曰。有喫棒分。明曰。怎麼則終日鴉鳴鵲噪。皆應有喫棒分。南公禮拜退。是後屢次請問前話。必以詬罵。南曰。罵豈慈悲耶。明曰。爾作罵會耶。南豁然大悟。兄弟祇這是逆順一着子境界。古人不作罵會。作什麼會。還有悟處也無。看看未透關的人。有甚麼開工夫。因他閑事長無明也。更有一偈。舉似大眾。觸目不分人。道蠢見機而作。又言好。不知那樣教人。做爲人難。做做人難。也不難。不見拄杖子。無心到處開。拋下拄杖子。云不得動着。動着卽打折你腰。

普說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處長威靈。從來乾道無私曲。大地年年一度春。大眾且道。衲僧憑何節目。便乃高挂鉢囊。銜折拄杖。笑傲雲山。放心自在。還知麼。若也不知。且不得草草。須知生死是無大得大的一段大事。上至人天。下至蠢動。皆同這一着子。直須透金剛圈。吞棘栗蓬。始得怎麼。豈不見阿菟樓駄。性好打眠。世尊見而訶曰。咄咄何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繇是激發。七日不眠。失其雙目。得半頭天眼。噫。古人有語云。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教而不受。如之奈何。觀他世尊父子。



一激便發獲益如是可謂嚴師賢弟矣昔者黃龍南公與僧爲友其友好睡南公好坐其友反責云爾終日恰恰地像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學坐禪耶南公起身躬自謝過後坐如故識者知其爲美器以後南公名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敬畏而彼友絕不聞之佛說不放逸功德不如是乎如此則執坐非無益也故智者云四威儀中惟坐爲勝四祖一生脇不至席今人不然將個坐禪爲兒戲不得已隨例上單不設三寸香大似水搖色椿相似有勸之者乃云昏沉又不是是那苦哉苦哉如此見解欲期聖道不勝其難矣豈

不謂教而不受者乎若是有氣魄的見恁麼舉便向單上挺起腰骨撐拄眼睛默默分付昏沉的嫡親哥哥你須迴避我斷不與你相狎也把個本叅話頭頓在面前如靠須彌山相似不悟不休誠能如是縱不能如樓駄現成四果繼彼南公高躅也不爲難苟不如此有歲月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他日閻羅大王算飯帳且道合哭不合哭

夏至日普說冬至至日長夏至至日短陰極則陽生陽消則陰長大衆此是天地一年去來增減是名生滅而虛空還有恁麼事麼然天地爲一大天地人爲

一小天地既等天地寧有不等於生滅耶。要見何者是人身中的生滅。只如六根所對六塵。不出見聞知覺。繇見聞故於中緣塵分別作是非逆順得失取捨。如是等種種名相。皆名生滅。若一念不生。回觀常住真心。還有生滅也。無所以古人目爲無陰陽地。既非陰陽。上至諸佛。下及含靈。等皆具足。現前受用。奈衆生爲無明所覆。煩惱所纏。雖然具足。不獲受用。所以勞他諸佛。東西兩土。諸大和尚。出廣長舌。運無礙辯。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種種方便。調護衆生。無非欲令衆生一念不生。全體顯現而已。兄弟。發

心出家。心標二境。祇欲離非取是。捨動求靜。牽纏意識。擾動心海。欲望其一念復歸圓覺。其可得哉。如是擾動。不但不得靜功。縱饒獲得。非非想定。猶名凡夫。豈靜功之可得乎。何也。蓋此事非功行所至。故佛云。如我所說法。定慧力莊嚴。假如羅漢得八萬劫大定。以及漏盡神通。無不畢備。猶未見性。祇目小乘。阿難積劫多聞。以未見性。不能免離摩登伽難。是知見性一着子。定慧有所不及也。兄弟。還有見性者未。若也未見。則不得草草打哄度時。以當平生從曠劫來。不知有多少夏至。去來增減。豈有知者。如今日不能了。



去乃至未來又不知有多少夏至猶未能解脫於中受不可說苦樂昇沉乃得到頭若真正了得的於中求去來今生死了不可得既知不可得則知古人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未過關者看看

普說大衆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我信人不信非彼不信信不及也憨山老人語句甚是尖新超今越古爭奈未曾註破祇可自知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你諸人註破也人之所信信於世間所謂有我有入有身世有眷屬有田產有金帛有名利有恩

愛如是之法皆名幻有有而不真其猶水上之泡鏡中之像陸地之焰空中之花可見不可取而凡夫之人迷情所執妄信爲有以聖智所鑒了不可得故不足信道人所見不同了達真空本無所有所謂無身世無是非無得失無冤親廓同法界纖毫不得故世人信不及也且聖賢有現量凡夫有比量世間之法若是有者何故一息不來便同隔世毫不可得何止奄息合眼入夢彼此不知如此則凡夫所信是假聖賢所信是真然有四種料揀若信世間不信出世間者是凡夫信出世間不信世間者是二乘二俱不信

者是愚人。二者俱信。是菩薩。然於初心。菩薩勢難兩兼。當先務其急。譬如攫金者。不見人。探珠者。不見水。一直勇進。得其金珠。然後可以利己利人。苟顧危亡。較利害。付得失。思前後。則終莫可得也。修行之人。亦復如是。家鄉名利。得失恩愛。必須一割。割斷。危公利害。一切不顧。斯可直進。復須識病。所謂捨動求靜。驅昏敵散。厭事忻理。乃至六度萬行。禪定解脫。以及佛之阿耨菩提。凡有大小名相。纖悉有重於心者。皆名障礙。故須一切斬斷。直使胸中常閑閑。地像個有氣死人。相似。管教有日。保任去在。不能如此。將個生死。

二事。頓在面前。如手握太阿寶劍相似。毋論是非。好惡。提起一揮。莫畱朕跡。自然有人頭日也。餘不瑣瑣。各各珍重。

普說。今人猶如螻蟻入穴。疑爲不是。又走出了。善知識說言。此原不是。何時得到穴中去。

普說。今人胡喝亂喝。殊不知古人下一喝時。如舉烽火。諸侯皆至。如放號炮。伏兵齊起。不是容易的。若是紂王因媚姐已喜笑。湯舉烽火。後來真正有事。所舉烽火。諸侯亦皆謂是妄作。而不至矣。

茶話



雲門結制茶話。大衆大凡衲子一動一靜一出入俱要辨明題目。題目分明則修道不致混濫。何名題目。只如辦茶名爲結制。夫結者結同志之友。制者制伏狂心。假如在家之士。無論善良。縑素有異。非在所結之內。便如出家師友。攀緣名利。涉獵俗務者。亦非所結之內。惟有發上上志。同期出世。以生死爲苦。以道德爲懷。得失不動其心。名利不干其慮。如是千萬中難得一二者。與其結之。是爲生死之友也。其猶亂世結盟以拒羣盜者。一苟得其友矣。若不立誓。制伏其心。雖結奚爲。故須制其貪心。嗔心。癡心。名利心。是

非。心得失心。罣礙心。疑惑心。狂亂心。一切制伏。不令再起。如一刀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如是用心不假功程。便同本得天然自性。豈假強求。求得之者。得亦不真。說個用功。早遲八刻。苟無如是利根。且把本茶話頭。頓在面前。晝夜挨拶。以悟爲期。忽爾開明。不枉今日之結友也。故茶猶齋。齋者齊也。齊心辦道。以茶爲制。春秋軟血立盟。實有倣於道人之意耳。

茶話。凡學道者。猶如種禾。日日要見工程。以至收割。已竟。方始放心。若是應種不種。當耘不耘。失其時序。

欲望其收蓋亦難矣。今時兄弟家徒見古人一語之下心地開通。半軸之中義天朗曜。便向門頭戶底學一轉兩轉語句。以當平生參學。便乃放心自在。笑傲雲山。更不加功詢法。不亦難乎。未悟之人。且置而勿論。只如已悟之人。豈肯便放其心。故曰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故有牧牛之說。所言尋牛者。卽參扣話頭也。見跡者。初見靜功也。見牛者。卽開悟見性也。放牛者。斷習也。牛馴者。習氣薄熟也。牛睡者。忘功也。忘牛忘人者。證二空也。返本還源者。得正位也。經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卽此位也。此乃猶是因心法身未

說報身。若論報身。歷劫熏修相好方乃成佛。故梵語盧舍那。此云福智圓滿。所以南泉石鞏等諸大老有牧牛之說。豈是如今這等容易。經教不明一卷公案不透一則。出語大似醉人。一任便宜自在。規矩不循威儀不整。於止靜時強坐一炷香。坐香纔罷。便乃出外閒遊。乃云無罣礙。纔上單來。便被昏沉及與散亂。遞相溷擾。却不奈何。卽起。寄心放逸。不知不覺把好光陰差過了也。山僧不解佛法。所說的都是老實事。若肯相悉。不枉同住。若不相信。莫謂山僧不說好茶話。古人於朔望前一日。住持備茶者。謂之普茶。普



會大衆敘半月之程。用考功績也。今時叢林徒有備茶之禮。曾無考績之說。徒費檀信供奉之心。住持營辦之念。於事何益。且天下億萬之中。曾得一二出家。旣出家已。千萬之中。得一二發心修行。旣發心已。千萬之中。得一二坐禪。我等旣已坐禪。不可因循度日。昨日已是差過。今日不可更踏其筭。須猛着精彩。此生決要了辦。不爾則誓不休也。堂外者自作念云。佛會難逢。福田難遇。大衆難值。我等盡心供給。不令乏少。倘彼得道。我等可作得度因緣。此只是中根所見。若是上根。卽不然。觀他馮山典座雪峰飯頭百丈開

田雲峰化主。皆不壞日用而心契真乘。彼旣丈夫。我亦爾。好事豈可都讓別人做了。我等亦當晝夜竭力。參扣。倘或發明。不空出家也。大衆山僧不解說法。但所舉的俱是直實。如肯依行。必不相賺。

徑山馮秀才請茶話。念地獄苦。發菩提心。不知者以爲離地獄別有菩提。安知菩提云覺。覺知爲苦。發心求道。是名菩提。無別有也。如世人無知。五欲所繫。名利所拘。恩愛所纏。冤憎所縛。無繇出期。蓋不知爲苦。不求出離。是則爲迷。苟一念覺知。發心解脫。便乃棄恩愛。遠名利。斷五欲。離冤憎。撇家鄉。拋妻子。抖擻塵

勞逕身獨脫可謂菩薩一念發心便登正覺也不意  
到出家地位反認菴堂廟宇爲家以施主爲親以徒  
弟爲子多方繫縛如欲坐禪參學不勝其難是昧其  
初心也更有一等兄弟發心參學爲惡知識所誤或  
自緣經教心標二境祇欲離動求靜捨妄取真除昏  
敵散致使終其身而不能見道者無他蓋繇心緣二  
法故也豈不聞經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故號沙門  
豈無爲法中有如是等閑名相耶故我本師爲斷如  
是過故說常樂涅槃故曰一切法趣涅槃是趣不過  
者夫涅槃者安樂也惟安與樂是入所欲然有大小

佛及菩薩永捨二死是大安樂聲聞緣覺已盡分段  
更不受生是小安樂譬如世人負千百觔擔不勝勞  
苦一念放下便覺慶快是名安樂也如此則佛及菩  
薩如擔擔到家者聲聞緣覺如中路放下者小大雖  
異安樂是同故山僧常教人放下諸兄弟猶以爲未  
盡反致狐疑者無他但求道不真厭苦未切耳若兄  
弟家或看教者名相煩心葛藤纏繞或坐禪者昏散  
作對非是成敵一念放下便覺痛快也譬如世間人  
有極苦事一念解釋便知安樂如不苦不樂人雖終  
其身不能自知修行人亦復如有極難故然後知



其爲易。若疑信相半。悠悠自適。莫知所反。望其安樂。不亦難乎。

天寧寺茶話。世亂始知烈士志。事難方顯丈夫心。所以此法華經。如來在世猶難。況濁惡世中。受持演說耶。然受持演說。不以爲難。施主捨所難捨。常住辦所難辦。是爲甚難。然施主割其餘分。其難猶易。常住求人之難求。又覺爲難矣。況三五百衆同居。無分田寸土。皆出心力。經略而得之。寧非難之至難耶。初非爲已先欲成人念佛法之將湮。痛慧命之斯絕。故不憚勤勞。建茲勝會。真菩薩之運心也。然我在堂安享大

衆當思報恩可爾。所謂恩有多種。諸佛捨淨妙土而示生惡國之恩。諸聖賢輔佐助宣之恩。諸祖捨萬死一生求教翻譯之恩。國王大臣匡護之恩。檀那捨所難捨供養之恩。會首常住辦所難辦之恩。恩德極多。不能備述。欲報無他。惟在精勤學道而已。兄弟家進堂兩月餘矣。未審有解報恩者也。未若有則無論佛恩君恩親恩施主常住一齊報足。所謂一念歸真。日用斗金非分外。若未報得。實謂時食粒米也難消。然根基利鈍亦有不等。未可槩言。但不可少其退省。假如今日常住辦茶。是爲考功茶也。考其半月中間得

何功業解得幾句佛法麼。誦得幾部經麼。作得幾件好事麼。或豁然開悟麼。或念佛純熟麼。有則自生歡喜。無則痛加鞭策。前半月已差過矣。向後不可仍前差過也。若如是者。亦可云報恩也已。若是喫閑飯。鬪是非。造謗書。揭惡款。損行止。如此修行。實爲魔業。所謂滴水難消。尙不免於地獄。何能望成聖道哉。何也。儒門有隱惡揚善之句。佛氏有護善遮惡之戒。若彼有過而謗者。律名有根波羅夷。若彼無過而謗者。律名無根波羅夷。波羅夷是梵語。此云棄。有犯此者。永棄佛法邊外。不復更有沙門名字。夫有根無根。謗人

皆得波羅夷罪。今時學者。思不及此。無論師徒道友。一有觸忤。便寫揭帖。捏造惡款。曲盡小心。沿門投遞。縱彼有過。寧不思梵網經云。說四衆過。戒謗三寶。戒學者。豈不讀耶。諸方惟尙玄解。而論不及此。余一有聞。不覺痛心切齒。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餘外蟲。而能食者。繇是而推佛法。皆因自破。豈三武而能破耶。我輩受施主供養。負大衆殷勤。所圖何事。作此行徑。旣往不咎。向後切不得如此。若不循諸佛之誠。有歲月兮。促君壽。有閻王兮。妬君福。甚可寒心珍重。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語錄卷第四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明凡錄

吳興丁元公

編

山陰祁駿佳

頌古

世尊初生

獅子初生便異羣等閒哮吼好驚人  
韶陽冷眼難瞞過打殺擬圖天下平

世尊陞座

坐臥行藏本自然文殊特地逞顛顛  
阿誰日用不如

此何故人人作話叅。須領略。有交關。山河莫向鏡中看。

世尊拈花

拈起人天盡失措。頭陀解笑樂爲苦。承虛接響謾流傳。賺殺兒孫無盡數。

女子出定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更欲問如何。金毛變作狗。

南泉斬猫

是彼是此起論端。幸有公心鹽鐵官。提起利刀這一剝。不知此外幾何般。欲顯克家子。公案要伊圓。豈識

趙州解機變。草鞋頭戴把人瞞。

狗子佛性

佛性有。佛性無。不許重重唱鷓鴣。脚底若教紅線斷。達摩元是老臊胡。

臨濟叅大愚

牛身喫跌馬身翻。始信婆心非等閒。多口自招三築脇。風顛絲是弄顛頂。

曹山好顛酒

獅子出窟恣游戲。自在縱橫絕諱忌。野干狐狼漫欲隨。等閒哮吼驚天地。



北斗藏身

問得希奇答亦巧。言前薦得猶遲了。人皆愛月夜眠遲。我獨惜花春起早。

雲門對一說

對一說。休辯別。踏着秤鎚原是鍊。韶陽靴裏動脚指。宗門教門同話月。

雲門倒一說

倒一說。六月紅鱸飛片雪。昨夜海神怒不已。一鞭擊碎珊瑚月。

法眼指簾

當場掇出膠盆子。沒眼韓獪逐塊來。若解言前這一看。清涼無地可藏埋。

德山托鉢

無言音韻語如雷。逼塞胸襟祇自迷。已得巖頭傍着眼。得便宜處失便宜。密啓意。絕施爲。欄頭把柂共維持。後來祇得三年活。引得兒孫逐隊疑。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愁腸百結事難別。啞子喫苦向誰說。有語只可訴東風。相知爭解心中屈。

洛浦云。雖在袞闈裏。要且無人識

大隱居屢小隱山。休將心識欲逃難。天書天子簡點作。誰識簡點趙大郎。

臨濟云。我當時得黃檗三頓痛棒。爾今更思一頓。又安得。

三頓直如蒿子拂。一喝從教三日聾。黃河水是源頭濁。此道方知異別宗。

善財參德雲比丘

渺然雲水路途窮。進退無尋沒影踪。依稀似曲方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宋太祖問僧如來六年成道。成得箇什麼。僧無

語。雪竇着語云。將謂陛下忘却。

皇帝面前不造次。權將柳絮喚狐裘。豈知逐語尋言者。翰墨從教入御樓。

京寺回祿。太宗問僧。白馬壇上放光爲什麼。這裏却遭回祿。僧不對。後有着語云。陛下不忌付囑。

寶壇放光。京寺火爍。正眼看來。兩皆是錯。只有金輪聖天子。不昧靈山親付托。

瑞巖主人公

空谷步虛聲。一問還一答。覓之無形影。音聲又非別。



求之不可求。撇之不可撇。思量惱殺人。悶悶彊自歇。

婆子燒庵

撲面來時無一物。明眼衲僧莫輕忽。觸體一喝三日  
聾。直下須彌踏出骨。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一尺水。一丈波。知恩方解報恩多。法堂高叫悔悔悔。  
恨不當時兩踏何。

芻蕘國王斬尊者首因緣。雪竇著語云。作家君

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既是作家君王。  
因甚臂落。大慧和尚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

也。

公案參差較不多。擬思量處轉諠訛。老僧無力資譚  
柄。只向人前念佛陀。

臺山婆子

一指點。二勘破。彼彼商量都話墮。鍊牛自是爛雙眸。  
擬意思量却差過。

鼓山赴請

中途折箭有因緣。不是安排非偶然。句裏若知虛實  
意。蚩尤雖勇怯軒轅。

黃龍參慈明

若有喫棒分。慈明不合恁麼道。若無喫棒分。雲門不合恁麼道。兩頭如不解。中間空懊惱。若人認得聲哩哩蓮花落。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有口道不得。有眼見不及。報汝解空者。不許離聲色。

五山正偏

正中偏。啞子喫苦向誰言。開口已招人貶笑。祇應肚裏哭蒼天。

偏中正。物物頭頭行正令。信手拈來用得親。擬欲求玄俱是病。

正中來。云何石女也懷胎。天明生箇白頭子。九月楊花遍地開。

偏中至。狹路相逢不須避。線去針來本自然。目擊道存兩會意。

兼中到。動靜不分真箇妙。着衣喫飯本尋常。却似大蟲裹紙帽。

靈雲見桃花

以下四則俱無擇師請

臺山婆子

青草當路出。特地成荆棘。覩面有何故。却云好不識。



三玄三要

老儂不識字。錯讀己己己。去問大大人。答我渠似你。  
貓兒偏愛捉老鼠。

黃龍三關

佛手驢脚生緣。虛實兩般並拈。不教徐六擔板。各自  
看做一邊。昨日前村下雨。今朝火内生蓮。石女呵呵  
大笑。說破值甚低錢。

高峯無夢無想

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廓然撲落元無

物。始悔從前錯用功。

師示衆云。天童和尚頌臺山婆子。可謂只解推  
倒。不會扶起。乃作三頌。

趙州婆子。作用通天。用而不用。談而不談。聖莫能測。  
鬼莫能宣。便是諸佛。口掛壁間。且道何以如此。若知  
燈是火。拍手哭蒼天。

同道方知路坦夷。莫教脚下意遲疑。欲從舌底求消  
息。辜負先賢不借機。

是賊識賊。當行識行。傍觀者哂。知味者甜。臺山路直。  
何用商量。欲問如何。北斗南看。

世尊陞座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既有知音者。下座脫袈裟。

大顛扣齒

寰中端坐定龍蛇。扣齒一般兩樣價。半是文公半座元。一寶拈來同一賽。

孚上座勘鼓山

口行人事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雪峯知的確。雙雙跳入是非窠。

德山托鉢

托鉢無言方丈去。諸方慢謂失便宜。不是巖頭傍着

眼從教後代逐狐疑。

九峯侍者不肯泰首座

元座功成一炷香。豁然脫去玩空王。九峯縱有渾身口。欲問無門論短長。

婆子燒庵

剡城周九實求頌

撲面來時無一物。明眼衲僧莫輕忽。屈屈若是臨濟。揣出骨。

德山棒。臨濟喝。這箇婆子與並列。堪笑韓獪逐塊徒。浩浩商量無盡歇。

明得目前事。老婆賊已敗。打出虛空髓。莫教尋內外。



撲頭撲面機如閃電擬欲相酬卽已不便。

長水問瑯琊清淨本然話頌

騎賊馬奪賊鎗於中無事可商量不知長水何緣故  
畱得清名萬古揚。

瑯琊不曾言長水無可悟八字如打開兩手相分付。

宋太祖托鉢問丞相王隨曰大庾嶺頭提不起。

今日爲甚麼在朕手裏王無語。

貧人思舊債美曲換新聲切勿隨他語休論鉢重輕。

臥雲深處不朝天。

一真法界本無方南北東西個裏圓舉意已知千里。

隔。若欲凝然墮聖顏。

漢月問再叅馬祖因緣黃蘗云因師舉得見馬

祖大機之用又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請

問如何是大機之用師云一喝分賓主炤用

一時行。

以下十七頌  
俱漢月請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語下便知人看孔方着楸

如何是大機大用師云棒下無生恐臨機不讓

師。

句裏藏機作者知不教野干逐狐疑三日耳聾猶是  
鈍饒他吐舌也名遲。

機用則不問。如何是大的道理。師云。石女兒生。  
子卽向你道。

舉意便令三界窄。無心凡聖總包含。泥牛昨夜狂心  
起。觸碎須彌跳出欄。

既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師云。入門便  
棒。不名性踈。

霸陵橋斷數張飛。百萬曹兵箇箇疑。多智張遼雖識  
破。劉君早已渡江西。

進云。更有問頭。今世所略。請和尚慈悲具答。問  
馬祖而下。賓主句具在再參公案中。請問何

處是賓。中主。師云。擬欲買草鞋。

隨流認得性。何喜復何憂。逢場去作戲。不必起閑愁。  
何處是主。中賓。師云。着衣與喫飯。

使婢呼奴出現成。隨緣成辦任天真。若人識得東風  
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何處是主。中主。師云。舌頭短三寸。

朝堂獨坐無人問。四海馳名天下歸。善理萬機隨意  
轉。龍牀愁臥許誰知。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師云。嘗年不出戶。

本是深宮養聖軀。自始繇終步不移。當處湛然來去



絕欲求解會喪全機。

興化悟契棒因緣。

觸着磕着。知痛識癢。爺死娘葬。全無伎倆。

雪峰是什麼。

有語無語總是關。擬思量處隔千山。同生同死繇他說。漢語胡言當等閑。

有句無句。

開口咬着舌。不待他人說。舉意便知親。活驚殺。好笑殺。

道吾捺倒。

逐他言句覓疎親。電光石火解翻身。記得古人曾有語。不知誰是我般人。

鍤牛過關。

千斤擔子人嘗放。這箇疑情脫下難。若解竿頭重進步。脫盡廉纖方始閒。

華嚴上堂。

說過單刀直入。何緣賊來不識。若知諸法如夢。於中何有得失。

鹿門問楚和尚。

解收不解放。就地轉身難。若識其間意。前三三與後

三三

婆生七子

呈桃舞棹出蘆叢活計扁舟送順風不識老婆何似者聖凡直使兩無踪

疎山造塔

旱地雷聲青天霹靂兩箇古錐都來是賊

工部石帆岳居士室中四壁皆書太極圖師與

一頌云

六九繇來別兩儀分形設象示羣迷爭知太極前事尼父猶云莫我知

曾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五



傳者謂戶部然澄和良言金匱之書

三



毛十四

有光曰：「此乃名之，非良言也。」